

秋

雁

集

藝林社編

秋雁集

亞細亞書局出版

# 目 錄

失望的回音.....	(一)	蔣鑑章
處女.....	(一九)	揚屯人
夢醒了.....	(三九)	張資平
黃鶴樓頭.....	(七一)	劉大杰
別後的胭脂山.....	(七九)	蔣鑑章
心聲的遙寄.....	(八四)	龔仲屏
細雨黃昏中的歌笑.....	(九〇)	羅敦誼
梁四的秘密.....	(九七)	羅敦誼
鮎魚套.....	(一〇五)	劉大杰

春水池畔的海棠·····	(一一三)	劉大杰
淪落人的末日祈禱·····	(一一七)	賀揚靈
蝦蟆與姊妹·····	(一一九)	賀揚靈
一封信·····	(一二七)	劉大杰
燕子翥殘稿·····	(一三六)	賀揚靈
長湖堤畔序·····	(一四〇)	揚振聲
乞丐與文學家·····	(一四三)	賀揚靈
創作與批評·····	(一五一)	賀揚靈
陶淵明的烏託邦·····	(一五四)	劉桂章
覆錢玄同書·····	(一六一)	黃 侃
觀生居日記摘抄·····	(一六二)	熊十力

## 失望的回音

鏡湖

### (一)

現在已是陰歷十月了，L君還不會來。也許是病魔把他纏繞着了，也許是家計把他累着了；也許是他沒有離開他的夫人的勇氣，而竟沉淪在愛海裏了。聽說，聽人家說，——自然不是親見——他現在遽然給阿芙蓉結了不解的緣分了，這樣，他的瘦弱的身軀，隨着他的頹唐的志氣，一天一天的向死的道上走去。遠在江南的C君，只是眼把把的盼望着L君的早日南來，他一連寫了五封信去問他，究竟是爲什麼遲遲不來——但是一個月了，兩個月了，三個月了；初

秋了，仲秋了，漸漸深秋了，已是寒氣逼人的嚴冬時候了！總是沒有半點回音，C君越發疑惑起來了！最後，他接得由H省的C埠來了一封信，原來L君是H省C埠的人；這封信自然是關於L君的事情了。可是看着信的封面的字，帶有纖弱而柔軟的筆勢，使人一看便知是女子寫的，他疑惑了，他更是疑惑了！C埠，他那有女朋友？莫說C埠，就是任何地方，他是不会有女朋友的。因為戀直的C君，他從來不愛給女子結交。

## (二)

在一九二三年的炎熱的夏天，空中布滿了烏黑的雲，一陣陣的狂風怒號着；可怕的電光與雷聲，在空中不斷的閃爍，不斷的發聲。C埠的車站，被瓢波似的大雨沖得一個落花流水。搭車的客人，飛也似的向開往S埠的車上跑，並且不顧命的向車中擁擠。在這時候，在這暴風疾雨雷霆作響的可紀念的時

候，C君和L君同坐在一列車上，據他們談話的結果，知道他們都是H省的師範學校畢業，並且做過一年以上的教員。他們都是感於智識的饑荒，和前途的暗淡，遂即舍去教員的位置奮志到南京升學的。到南京後，他們都能考取了聲名赫赫的S大學的教育科，他們因為性情的投合，和研究的相同，他們的友誼，便非同尋常一般的友誼了。L君時常把他自己的經過，身世的坎坷，和經濟的艱窘，告給C君。他說，「他現在不做教員，他不僅是自己的學費沒有着落，並且他的家中用費，也沒着落。」他說，「他做教員的時候，可以藉這一點薪金，養活年邁的父母，和可憐的妻兒。現在他遠在千里以外，對於這樣的家庭，如何能放心得下？」他說的時候，也會哭的，也會笑的。C君聽了，也是流點同情的眼淚。

(三)

L君在校，因為經濟的艱窘，沒有能力去多事應酬，所以他的交遊甚寡，並且他在一般生疎而不懂解的交際場中，時時露出寒酸的臭味。在這比秋雲還薄的人情中，他那能不受人家的鄙視與憎惡？所以他的同鄉們每每在背地唧唧雜雜地談他的乖話：不是說他沒有出俗，便要說他小氣。弄得越發冷落了，只有傲骨磷磷的C君，他雖說給L君一樣的艱窘，然而他的骨頭窮得還算堅硬；他還能夠自己吃苦，自奉儉約：他手中雖說不會豐裕，可是經濟的來源，是沒有完全斷絕的。只有他一個人，還算真心真意把L君當作一個朋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他們有時手拉手兒，在一塊高吟白樂天這樣的詩句。C君雖說是個窮措大，雖說是個寒酸，雖說是個書獃子，可是他那醜惡太嚴的性情，豪俠好義的態度，他見了鬼鬼祟祟卑鄙污濁的人，恨不能一手把他搥碎！他看見抑鬱不平，毫無正義的事情，恨不能一脚把他踢翻！他愛做和



自己不相干的事，他也愛說和自己不相干的話，弄得人家都是恨他。說他愛出風頭，說他有神經病。所以他自己的環境，也一天一天的壞將起來，他的交遊，也一天一天的冷落了。

(四)

L和C，他們同是天涯的遊子，同是一樣的飄流，並且還是兩個窮光蛋，他們在這個充滿了金錢和勢力的人叢中，自然容易感到人生的醜惡與沒趣。彷彿是在一個暮秋的下午罷，C君在校覺得萬分無聊，他獨自一個人出了S大學的校門，沒精打采跑到北極閣上去，他看看石頭城的廣大，他望望長江的奔流；他想想混亂的時局，他又想想麻醉的人心；並且顧到自己的身世淒涼，與前途的暗淡；他似乎帶有神經病的樣子，指天畫地的，胡言亂語。他高着嗓子，他說：『滾滾的江水喲，我願隨你以俱去！你能夠洗去我的罪惡！洗去世

界的污濁！我願永遠住在水之宮裏，離開了無情的世界！」他呆了，他真發呆了，他那料比他還要懊悔的L，下課以後，正在尋他可憐的伴侶呢？L君跑到圖書館，跑到籃球場，跑到游藝室，只是看不見C君的影子。最後跑到交通處，問問門房，他才知道C君早出去了。他想他獨自一人到底往那裏呢？莫愁湖麼？秦淮河麼？再不然，或是校後的山上的北極閣了！他一直向校後的山上跑，他跑到半山了，他彷彿聽見一些哭聲，這是誰呢？再走近了是一個青年男子的哭聲。他更走近了，原來是青年C君的笑聲。他疑惑了，他見了神情不安的C君，越發疑惑了！他便問他，「你現在笑什麼？剛才我彷彿聽見一種哭聲呢！」這時，C君用力的把眼淚向心泉裏倒流下去，他說，「我不哭，我決不哭，人生到了二十五歲以後，學問上，事業上，還沒有充分的預備，反來去哭已憐人，倒是極沒出息的人做的事！」只是L君望見他紅了的眼圈，終是有

點發疑。以後他們一同望望大江，一同望望全城，談了不少的互相慰藉的話，直待聽見S大學上自習班的鐘聲響了以後，他們才攜手回校。

(五)

自從那天下午C和L同在北極閣上回校之後，C君過去的哭聲，總是繚繞在L君的耳管，便深深的印在L君的心弦上。他想：「平素心境那樣開擴的C君，也是這樣的感覺人生的沒趣！然而他對我不肯表示厭世的情態，他不願增加我的煩惱，他不願助長我的悲哀，鮑子知我，我那有不深深地感激呢？然而人生畢竟是無聊呵！終日鬼混，行尸走肉，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我願把我的一切煩惱，付之清流罷！」這幾天L君的神色，也大非從前了。C君倒也疑惑了，他想：「難道我在北極閣的哭聲，當真打動了他的悲哀的心弦麼？我不愿，我決不願給人家以煩惱和悲哀，我更不願給要好的朋友以煩惱和悲哀！我

應該向光明的路上走去！我並且應該把很好的朋友引向光明的路上走去！以後的C君，便注意到他們的心境的安適，因為在C君想，必定有了安定的心境，才能說到學問的研究。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在這個茫茫的人海裏，他們被能夠藉了雙方忠實的友誼，得了心田上的安慰。他們的學生生活，倒也大不落寞。

(六)

在一個深秋的晚上，在一個可怕的深秋的晚上，S大學已竟開學一個多月了，L君因為暑假歸去了，這個時候還不會來，C君落寞的情懷，和孤獨的悲哀，總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又況在亢旱的江南，正在時疫流行的時候，C君也染了腸熱的時症，他正在病中，總是盼望L君的早來。他悶不過了，就向他寫信，在下面一個信裏，可以看出C君近來的情況：

L老友——

秋深了，秋深了，你還不來，我在校病了，可是幸而痊愈了。L君！恐怕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這個孤苦零丁的兩腳動物！遠在離家數千里的江南，曾經害了一場冗長的大病罷！

近幾日的天氣，漸漸的加冷了！窗前的梧桐，落得滿地的黃葉；長空的白雲，薄得如紙的可憐！唧唧喳喳的鳥音，唱着歸巢的歌曲；嘩嘩啦啦的白楊，敲着離別的板眼，這樣淒淒切切，如泣如訴的形形色色，事事物物，沒有一樣不是表示漸漸深秋，漸漸深秋的模樣！無論你是一個什麼人，對這蕭條蕭殺的秋景，總要起一些感觸罷！說也奇怪，我在這個大病新愈之後，似乎覺得這樣舉世可怕的暮秋天氣，反而感覺得特殊的景仰與戀慕！

L君！你看秋神畢竟是可敬的呵！他也覺得這蕪雜叢生的野草臭花，

怪討人厭罷！牠們已竟布滿世界，充塞宇宙了！無情的人間，填滿了污濁不堪的臭氣，因為人類是弱者，人類是大自然中至可憐的弱者；渺渺的身軀，有如滄海一粟般的微小，那能抵得臭氣的相逼？他逼近我的鼻尖，逼近我的氣管，逼入我的肺腑，結果我的全身如中毒似的一天一天的頹唐，逼一天一天的衰弱了！牠們利用那悶熱的天氣，來混亂人的腦筋；牠們利用人家的虛弱；來添加人的病症；看呵！死之神雄赳赳的在灰色路程的盡頭，點頭揮手的表示一種歡迎的樣子，要我趕快的前去。我只是盡力的扎掙，盡力的抵抗；到了現在，我的氣快要力竭了，我的喉嚨要啞了，我的一切，快要陷於沉悶的狀態了！我想起對我抱了無限希望的父母，我想起對我抱了無限希望的師友，我想起我的親愛的兄弟，我想起我的可憐的嬌妻！我想起去年我們同在北極閣上，我的已竟被你聽見而不願明白告你

的那種無聊的哭聲！我的腦海，仍是不斷的打轉，我近來的苦悶的情懷，我總應該向你一訴的。

病中的悲哀，最使我難受的，便是那天晚上，一個可怕的晚上，夜色已竟很深了，我在調養室的一個小屋中，聽得下自習的鈴聲響了以後，同學們一個個的去睡他們甜蜜的覺。偌大的學校裏，沒有半點的聲音。只有值夜的更夫，不斷的敲着無聊的梆子，那種梆子的聲音，一直刺在病人的心弦上！弄得我不能安枕了。可憐的更夫呵！他敲的什麼？爲的什麼？要是爲了吃飯，做什麼工作，一個月不能賺來五塊大洋？要是爲的防賊，難道他的生活，還比那些「梁上君子」舒服得多少！他在這冷清清的黑夜裏，獨自一個人在那六朝松下的一個鬼洞裏，喝盡了無情的老北風，走來走去，胡幾八敲，我想他除了給我一個人的無限的悲哀以外，別的一些兒也不同

他發生什麼關係罷！我躺在床上，只是這樣的想着。不知怎的，喉嚨只覺得發乾，肚子只覺得飢餓；我起了床，開了電門，摸摸桌上的茶瓶，滴水也沒有了；抽屜裏放的餅乾，早已告罄了，齋夫睡了，大門鎖了，沒有法子，還是睡罷，還是睡罷。

我剛剛躺在床上，院子裏便起了一陣的狂風，吹開了門窗，吹散了書本；桌上的茶碗，隨着丁丁當當的作響，一齊滾到地板上，放下的蚊帳，竟能隨風而飄舞。這時候，我的脆弱的心兒，除了害怕以外，冷也不知，渴也不知，飢也不知，只是緊緊的鑽在被窩裏，不斷的發抖！風兒漸漸的止了，接着聽見窗外的雨聲淅淅瀝瀝的下起來，我的心中懼怕的情態，漸漸的平復以後，我想起夜景的淒涼，與可怕，我便高吟吳康齋的詩句：

請看風急天寒夜，



誰是當門定脚人！

我原是藉讀詩的聲音，來壯我的膽兒，那料我讀了之後，反來觸起我的傷感，我的眼淚，只是滴滴的流到枕上來。

朋友是人生之花，十年來的客中生活，不能說沒有幾個要好的朋友，只是我的孤僻的性情，到處顯出落落寡合的樣子；有時受了我的良心的驅遣，每每做出惡惡太嚴的事情。L君！這是你知道的。人家說我傲世，說我孤芳自賞，我那配有傲世的資格？我那配當起什麼孤芳自賞？我承認我是一個富有情感的人，因為我總是很嚴格要求自己，我並且很嚴格的要求人家。我常常對於我自己，對於人家，抱着過分的希望，那料我的希望越大，我的失望越深呢？在這希望與失望交鋒的時候，自然是容易感到人生的悲哀與無聊，人到了悲哀與無聊的時候，最容易說出不中聽的話來，結

果無意中開罪了人，那末我的生活便隨之而流於苦悶了。有時候到了苦悶不過的時候，便要借兩杯酸酒，來澆澆胸中的塊壘；借兩枝香烟，來刺激麻醉的腦筋！我想起你在校的時候，我們有了什麼不如意的事情，我們總可以在一塊叙叙苦處，有時我們高興了，還可以鼓掌笑笑，我們有了悲哀，也可以共同哭哭；哭哭笑笑，笑笑哭哭；人生只是如此罷！這封信寫得太長了，不能再寫了，請你來罷！請你趕快來罷！

你的朋友C上

這封信，去得好久了，但是終於不得他的回信。直到初冬的天氣，C君在這個百般失望，萬分無聊的時候，接得從H省C埠來了一封信，信的封面的字跡，帶有纖弱柔軟的筆勢，這是女子寫的，這是女子寫的！但是他又疑惑起來了，這個女子，到底是誰呢？他把這封信拆開以後，他失望了！他真失望

了！這裏，C君的失望，並不是發於這個女子；他的失望，是完全發於他的好友L君的身上。那一封信，那一封失望的回信，竟是L君的夫人寫來的了，內邊寫的是：

C先生——

疊接來書，促L先生赴寧上課，盛情可感！惟彼自暑假在寒舍與先生一別，卽患重病；臥床數月，今幸獲愈；奈病後態度大變，言語性情，俱非曩昔人矣！邇來不惟無志於學，抑且無意爲人。月前離家，一去不返，今已兼旬，渺如黃鶴；家中老幼，對此均甚疑慮！如何如何？頻勞先生眷戀，感愧奚似！校中手續，能代爲料理，爲幸更多，寒假歸來，自當踵門拜謝也！

L M 欽衽

(七)

C君自從接得那個失望的回信，一字一行的讀過，只是呆呆的想着，望着，想想自己的身世，想想自己的前途，想想他們兩年來的友誼；想到L君兩年前投考S大學的勇氣，想想他兩年來在校的努力，他想想一切的一切，呵！他的態度變了，他的言語性情，都不是曩昔的人兒了，他近來無志於學問了，並且無意做人了，他果真一去不返了，他竟然渺如黃鶴了！他願意毀滅自己的身子，他願意斷送自己的前途！這個無情的世界，萬惡的家庭，銅臭薰人的阿堵物，也不知道斷送了多少有希望的青年！最後他又獨自一人，高登北極閣上，放情的高呼：

不堪聽——

是C埠車站的汽笛聲，紫金山坡的松濤聲！

不堪想——

是六朝松下的快言快語，莫愁湖中的論文論詩！

不堪回憶——

是梅巷的把酒對月，白下的渡頭傷別！

不堪預期——

是願獻身於教育，願相將以扶助！

不堪重提——

是他沉淪在愛海情波裏，他染上了殺人的阿芙蓉癖！

不堪高歌——

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青年，青年！歸來，歸來！

我願博光明的種子，洗盡社會的黑暗！

我願駕慈航以普渡，携吾友以登彼岸！

我祝我們青年的前途，是光明而燦爛！

我們都須扎掙一點罷！

不要徒呼：『長夜漫漫何時旦！』

# 處女

揚邨人

(一)

院子裏的梧桐葉，滿地飛舞；蕭蕭颯颯，只是狂叫哮跳着。孤坐在房裏的何女士，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秋色，似乎在發痴。

『……唉！秋深了！……一年又將輕輕地過去了！』

她徐徐地嘆了一口氣，接着站起身來，打開窗戶，望望天上的白雲在飛着，看看梧桐葉颼颼地飄下來。涼風吹着她鬢邊的頭髮，絲絲地在飛動，她似乎覺得寒氣的侵迫了，兩手很遲緩地把窗戶來關住，她又是痴痴地坐下去。

這時院子裏，鞋聲響着，她在裏面叫道：「王媽？有信來沒有？」

「何先生，沒有呵！我剛從號房那裏來，他們說沒有哩。」王媽抗起喉嚨在外邊應着說。

這時已是下午四點鐘了，因為今天西風狂颯得很，天色昏暗無光，加之梧桐葉在空中飛舞，越顯出悲慘淒涼的景象來。她越坐越苦悶，起身在室裏踱步，踱來踱去，越是無聊。

夜的黑暗，佔滿全室裏了，電燈不久也就開亮了，她這時已經吃過晚飯。本來已是寂寞，無聊，苦悶到極點了，加之獨自吃飯無伴，越覺出淒涼悲慘。天真爛漫的女學生們，在食堂裏，嬉笑喧鬧的聲浪，使她更加難受。她似乎呢詛造物者了。

「可惡的天氣，今天偏起大風！不然，已經和他在公園裏面了！……然而，



他爲什麼不復我的信呢？問他去，……」

她出了自己的寢室，到公共電話房去。

「喂！我要一千〇八號。」她打電話給他了。

「你那裏呵？……哦哦！是李公館。李士傑先生在家麼？……哦哦！上街去。真的上街去嗎？……上街去！上街去！」

她很懊喪地回來了。她又是痴痴地只坐在椅子上。室裏的燈光，本來就是沒大明亮的，這時窗外的秋風秋雨，颼颼颼颼，在她的無聊，苦悶而悲哀的心境看來，簡直是慘淡無光了。她那過去的往事，這時一一在腦裏迴轉着。她想起她今年已是二十八歲了，時間過得這麼快，轉瞬又將衰老了！而且，和她最親愛的，只有一個蒼蒼白髮的母親！現在自己又是離鄉別井在外邊漂流着！前途茫茫，將何結束？她的清淚不由自主地濕了一角手巾。

十年前的何女士，是N女子大學的學生。她好像一朵雨後含苞未放的薔薇花，嬌艷出衆。愛慕她的人，最熱烈的算是她的表兄王文祺了。王文祺是E大學的學生，與她同住在N城。何女士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必定要回家看她的父母姊妹一次，本來先前是她母親命令她的，後來也就成爲習慣了，而且到星期六那一天，不回家倒覺放心不下哩。N女子大學因爲是教會辦的，一初對待學生的校規雖然比較小中學的寬鬆一點，然而，比較其他的大學也就嚴格得多了。在N城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可以說是自開學進校後便被監禁到放假才放出來。她們的信件，不但從外面寄來的，要被檢查先看一遍才發還她們，就是從學校裏要寄出去的，也該不封口，以備檢閱一遍才替她們封好照常寄出去呢。所以何女士出校，每週也只有一個禮拜六下午。有時過了一夜，到明天早晨就要

回校，但這是絕罕的事。

王文祺自從那一天在他姑母家裏，會過何女士之後，似乎給她那兩顆威嚴而帶媚態的眼睛的靈光蠱惑住了。以後，每逢禮拜六下午便到姑母家裏來拜訪，無論有事或沒有事。就是沒事也設法找出事故來了；有時在街上故意買一點食品來送姑母吃，有時在什貨店裏故意買一兩件玩具來給表弟妹玩。

在先，何女士對王文祺的態度是很柔和親熱的。有時還同他一路出去玩。湖邊，柳岸，倒不少他們倆的足跡。旁觀者早已覺得似乎他們兩人已被愛神將小箭輕輕地射穿了兩下的胸膛了。

這日是陽春三月的天氣，日湖的洲上桃花正在展開她們的嬌艷的嫩臉，在東風中微笑，斜陽裏，湖光，山色，又是明媚，又是清麗。何女士和王文祺這時遊到湖畔，擇一茸蔦如茵的芳草地並肩坐下。斜陽映照桃花林，紅艷的光

暉，映在她嬌潤的面龐上，王文祺微笑着眼光只是在看，看，看到她的頭兒不好意思地低下去了。

「妹妹：你看！你看這斜陽裏的桃花林，是多麼嬌艷呵！然而，還不比上……」他却說不完，只是微微一笑。

「哥哥！桃花林雖然好看，是的，還比不上那湖裏的落日呵！你看，水波蕩漾，那光暉好像萬條金蛇在蠕動着呢！」她低着頭看湖裏的光波。

「是的，湖裏的落日也是好看呵！」他接着說。但是心裏猛然覺得他對他的態度似乎變了，好不悵惘！只是默然了。兩下都默着。然而，他的心裏却想着，這未免神經過敏了，她是生性不愛艷紅的桃花呵！他又是微微的笑着。她還是低頭地默着。

「妹妹！時間過得真快呵！回想去年今日，我們纔認識沒有幾天呢：現在

匆匆又過了一年了！——如果這樣的輕輕地放了好光陰跑過去，人生幾何？轉瞬就將衰老了，死了，豈不可惜？……」

他說罷斜睨她一眼，她似乎臉色有些變了！

「哦哦！人生實在也不過如此呵！……然而，研究學問才是真正的快樂。能夠終身在書本裏求真理，其樂是無窮的呢！……」她是個輕蔑人生，鄙薄結婚，願意獨身的人。她中科學毒頗深了。因為只是頗深，還未到極深的程度，所以青年的游蕩行爲，是不能避免的。而且，王文祺是她的表兄，也就并不覺得如何的不可以。這時覺得王文祺的話裏有骨，變出莊嚴的臉孔，說出一些素來的主張來。不過她的心靈已經在抖戰了。

「然而，人生不是這樣簡單的呵！妹妹！」王文祺說，「書本裏恐怕是找不到慰安，找不到終身的慰安呢！」

「其實不然！我信仰的心甚堅，無論何事何理，是不能動搖我的主張呵——哦！太陽下山了，我們回去吧？怕我媽媽在家裏等我們呢！」

她說着站起身，王文祺也只得同她一路回去了。在路上，兩人只是默着，一直默到她家裏。王文祺回去之後，確乎有些悵惘和苦悶了。

她這天的晚上，吃罷了飯，痴痴地對着燈光在出神。她的理智和情感在短兵相接了。她的處女時代，已經到了好久了，她的情的感覺是早已領略了。她想：女子似乎是該嫁人的？是該有丈夫安慰靈魂和心懷的？她又想：這可是終身大事，配偶是該精密選擇的。容貌，性情之外，學問是要比自己高明的。我是有留學外國的希望，最低限度，不是博士也該是外國碩士，或是學士的留學生。她又想王文祺呢？不過是一個大學生，而且是N大學的學生，學問和她差不上下，沒有比她高得許多，而且，他恐怕不能出洋留學，快要教書去。雖

然他的容貌也很不錯，性情也很溫和，和他結……了麼？不行！不行！而且他家庭的困苦，比我們還要甚，更不行了！她最後打定：寧願終身抱獨身主義，不嫁這窮鬼。

下個禮拜六的下午，王文祺來找她，那不是上禮拜以前的她了。她對他不但冷淡，而且有些鄙夷的神情了。可憐的王文祺，只是帶了悵惘，悲涼歸去；從此有些起神經似的，終日心裏似乎掉了一件該找的東西，只是空虛而且彷徨着。他完全知道對她的愛是絕望了！他以後便就此和她隔絕，悲涼的隔絕，一直到逢着憐憫他，愛惜他的愛人，才恍然大悟。可是對於何女士，不敢怨恨，只是自量和自嘆。

(三)

那年的秋季，何女士由學校資送出洋留學去了。因為她是信仰書本裏可以找出慰安來的，所以在臨行的那一天，和在外國的以後，她並不覺得離開親愛

的父母，弟妹，朋友和故鄉，遠住異國，是人生最可傷感的一回事。

這日無意中，在朋友的宴會上，她認識了她的同鄉沈一德。敘起來，他的家離她的家不過十里多路呢。他說在中學的時候，他是認識她的，不過沒有談過話罷了。他又說，他有一次和他的親戚，嘗到過她的家裏咧。寬一點說，他還是與她有一點姻婭之親呢。異鄉認親，倍覺歡樂，她和他就此親熱起來。

她初到美國，人地生疏，雖然語言還可以相通，可是已經感受着許多許多的困難和窘迫了。自認識沈一德以後，他常常來找她，在學業上，交際場上，受他的指教，獲益不淺，她口裏十二分的感激他。她覺得沈一德的容貌也出衆，性情也溫柔，學問也很好，比她高明些，但是，高明不大多。她覺得在這異種的人叢裏過生活，得了一個這樣的朋友的沈一德，對於學業前途，不無利益。不過和他只是朋友罷了，他還沒有大學畢業，不配——還是寧願獨身一世。



這夜的秋月高潔得很！高潔得和淑靜娟好的處女一樣。在沙灘上，何女士和沈一德並肩一步一步的走着。兩個清瘦的影兒，一個高，一個矮小，照在沙灘上，有時好像混在一處了。

「月亮兒，是多麼皎潔呵！連一些雲翳都沒有！」沈一德說。

「這地球的衛星，到也奇怪！然而，究竟無損也無益。」她說。

「她的清暉，照透人間的夜的黑暗，我們受益已不淺了。」

「科學發達，物質愈見文明，就是月亮不出來，人間何嘗黑暗些？——這可見科學是多麼尊貴呵！」

本來沈一德在這月光皎潔，松林微唱出幽祕的歌聲，偕着麗人步沙灘上的當兒，心靈爲之清爽，而感覺出人生的真意義了。不料這位科學者的冷峭的態度，却把他的熱烈的情焰，立降下至冰點。然而，他是善于體諒人的，體諒她

在研究科學，她的心中自然不離科學的理論——這也不是介意的呵！他想到這裏他的情焰又是熱烈地奮興了。這時天邊忽然飛過一羣夜雁，呀呀的哀鳴，打動他的心靈；雁羣飛過他們頭上的翼拍聲，輕微而玄妙，使他感覺出宇宙的神祕，而引起他對於人生的感想來。愛，才是宇宙的本體呵！他想：人生是須愛維繫的。他又想想該有一個嬌好溫柔的愛人，慰安他的心和慰安他的靈魂，慰安他的一生。他又想：何女士的學問也不錯；容貌——雖然年紀已經二十一歲了。臉兒還嫩白而紅潤；性情——可就微嫌孤僻些了！然而，性情就令孤僻，也何妨呢？她是多麼溫柔呵！他回頭看她一下，覆額的鬆鬆的頭髮，優美的絲髮！兩顆媚光閃閃的眼睛，秋水般的眼睛！豐闊渾紅的龐兒，薔薇花一樣的龐兒！他降下頭去就她，他想要……然而，他只是周身在抖戰着。

「密司何！聽說你抱獨身主義，真的麼？」他帶笑的說。

「這爲什麼不真？」她的臉色更緋紅了，而且感覺出有點熱。

「恐怕是不可能的吧？究竟有什麼意趣呢？女子們，口口聲聲，都喜歡說獨身主義，到後來，世上有幾個堅持到底？這原是實在不可能的事，也怪不得她們。不過聰明人應該認清人生的真意義呵！」

他說完這話之後看她一眼，覺得她的臉色變了！忽然現出莊嚴冷峭的臉兒來了。使他到有些驚駭而又不自然，徬徨起來。

「沈先生！這些話請你不再談吧！我的信仰已經堅定了，無論何事何理，都不足動我的心的。——天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她說完，拔起脚便跑，他悵然的跟着。

以後，她却和沈一德疏遠起來了，連他寄來的一封一封的信都不答復。

自然，起初沈一德也是悵惘，苦悶，以至於悲哀的。但是善於交際的他，

不久也就愛上另外一個同種族的林女士了。

她呢？起初覺得沈一德討厭，竭力避開他，後來却也有些悵然！起初覺得沈一德是野心可恨，後來却也覺得他是痴心可憐！愛苗在她冰石似地的心田，似乎能夠發根萌芽了。她有好幾天，雖然避開沈一德，然而却有些想念他。她想念他至於眠食不安。然而，畢竟她的理智戰勝她的情感，一天一天的把想念的他，在腦膜上模糊而至於消滅了。

她不幸病了！不是那一天的早晨，貪看着滄海浴日的美景沒穿外衣，站在走廊，受了寒；也不是那夜點着臘燭偷看着明天要考試的功課，勤勞太過；醫生說：她的病是血枯症。

她在病中感覺到寂寞和無聊；而且沒有溫柔體貼她的人在身旁安慰她，她終於感覺到煩悶和悲哀！她背着看護婦，只是流淚墮泣。

這時她在醫院裏，無意中聽她的朋友說：沈一德和林女士結婚了，他倆愛情是多麼濃厚，他倆生活是多麼甜蜜！猛然把她的心割個傷瘡！她回想；沈一德從前和她如何的親密，如何的熱烈的愛戀她；她不該錯失機會，堅持主張，把個可愛的人被他人奪去了！她這日的悲哀，是在心的最深的一層了！

不幸她的父親這年死了！家裏打電報叫她歸家。她一來身體孱弱，不耐動勞；二來似乎也無心再向書本裏求生活了，她就此帶病回國。

她回國以後靜養半年，精神漸漸復元，她的母校叫她服務去。她從此便渡過教讀的生涯了。

三年前她到T城N校當教員。她這時已經二十五歲了。從前那蓄薇花色而豐潤的美臉兒，現在應待借助雪花膏玫瑰霜而後才是紅潤了。然而，幸而她保養得法，還是嬌艷動人呢。

在T城和她同事的蔡范九，也是美國留學生，在她的眼中，還看他得起，可是他還沒有得着碩士學位，便因事跑轉回國，這一層，很使她有些兒替他悵恨。因為是同事，此後蔡范九和她便有些往來。有時和她去公園坐談，有時和她去戲院聽曲，電車上，汽車裏，常常有他們的影兒。

的確，這時的她，心中的信仰已經不堅定了。性的煩悶，並且感覺得十分利害了。她每在夜裏，常常想起：女子是該嫁人的！再說獨身主義的話，是傻子了！人生幾何？愉樂的青春，再莫輕輕地放他過去了！她終於想起蔡范九來。論他的性情是溫柔而又體貼；論他的景況，經濟是已經獨立了，——有組織新家庭的能力，她深深地愛上他了！

這一天是清明節，學校放假，她約蔡范九郊外踏青去。在萬紫千紅的梅村外的柳岸的路上，他們並着肩兒，深深的談着。

小鳥站在桃枝頭，唱着他們新編的歌兒；流鶯藏在柳條陰裏，和着她們優美的小曲；兩岸綠茸茸的芳草，水流潺潺緩緩地溫柔地在小溪中流着。遠遠地可以聽到水車的輕微的聲音。在這大自然的音樂之節奏的懷抱裏，她和蔡范九並肩坐在溪畔的石欄上。一雙美麗的蝴蝶兒，飛舞在他們的眼前，他們兩個的心靈，都感覺到微妙而且有些興奮。他們忘形的談起來了：

「密司何！哈哈！你現在大概當不再唱獨身主義的高調呢？」

「你何必挖苦我呢？自然，獨身主義是……」

「那末，密司何是也願嫁人了？」

「我是孤苦的人，有誰愛我！不獨身也就獨身了……」

「說那裏話！愛慕密司何的人，多得很哩！只是密司何你太苛於選擇罷了！」

「終身大事，自然該慎重一點。不過說我太苛於選擇，未免冤枉人了！我何曾苛於選擇呢？」

「哈哈！密司何，自己不覺得吧了！」

「或者是過去的事實。但是，現在的我……唉！人生是無意義的呵！」

她實在因愛戀蔡范九過度而心性太急了！其實，她是感覺受過錯失機會的痛苦，也不能多怪。只是不幸蔡范九心中已別有愛人在，她的心性越急越增加痛苦！她這時哭了！她也不覺得爲什麼要哭？不過她覺得在她的愛人跟前，正是陳訴告哀的機會呵！她的心裏一陣哀酸，她的淚珠便掉下來了。然而別有懷抱的蔡范九，終於不爲她的悲哀可憐的情感所動，他只是不過有些悵然吧了！

「密司何，何必如此？人生及時須行樂，我們是出來踏青的，你看那風景



是多麼美麗呵！」

好像一杯冷水從她的背上流下去了！她的哭聲停止，悵然如有所失！她的心，傷痕爆裂了！她自此以後，是傷愁域的居民！

(四)

光陰仍舊是不回顧地向前奔去。

她在一個春天裏又吃了蔡范九的喜酒，在一個秋天又接到了沈一德從美國寄來的一張小孩子的像片，說是他和林女士所共有的。她哭了，她每回看到這些就只有哭了。她覺得他們都在侮辱她，然而他却沒有報復的勇氣了。

「人生的意義在那裏啊！」

越是感到人生的無意義，那對於人生也就格外知道眷戀，越是感到生命的短促，那他對於生命越是知道珍貴。何女士這時候不禁這樣呼喊起來了：

「戀愛呵！我還不戀愛嗎？我還要唱獨身主義嗎？我還在書本裏去尋求安慰嗎！呵！戀愛呵！獨身就等於死去，書本裏只是虛空虛空呵！惟戀愛纔是真實，惟戀愛才是人生的意義呵！我的理智驅得我夠了！」

「我悔了！我應當用淚水去追悼我那死去的灰色的青春，我應該追求補償呵！我要追求補償！」

她現在居然找到一個李毅士了，他是將近三十歲的一個官僚的兒子，據說，他很愛她，她呢，也不願拿沈一德王文祺的影子來打破自己的美夢了。

然而，截止到現在，她還是一個處女呢！

# 夢醒了

華田一郎著  
張資平譯

霞美（三十八歲）……寡婦

健奕（二十五歲）……她的情人

石克（四十五歲）……霞美女優時代的丈夫

友兒（十八歲）……霞美的義女

柏娜（二十歲）……侍女

近海岸的高崖上的霞美的住宅

夏的晚上

右半爲遊廊，面前圍繞有鐵欄，欄內擺設圓檯及籐椅子等，後面望得見二三株的杉樹梢。左半爲應接室，正面偏左有桃色的帷，內面爲霞美的寢室。霞美尙在晝寢，沒有起來。其左右均掛有大鏡，中央擺一張大檯及椅子等。上面的電燈照耀得很亮。此外尙有椅褥 (Cushion)，畫屏等裝飾品。健奕開上了檯上電燈，隻手支在檯上托着左頰，在翻讀『映畫劇雜誌』。他穿着瀟灑的翻領西裝。友兒由左邊上，她穿着和服，是個肉體豐滿的美人。健奕沒有留意及她的上來。

友兒注視着健奕，輕輕的走近他的後面，伸出隻手把他的雙目掩着。

健 那一個？

友 …………… (微笑)

健 我猜猜看。

[友] ……（湊前來看健奕的臉。）

[健] 是的，這樣柔滑肥滿的手，是……（過了一會）是阿友這個淘氣鬼！

[友] （低聲的）猜錯了喲。

[健] 還會錯！（取開她的手）是麼？怎麼樣！

[友] 哈哈！怎麼知道是我呢？

[健] 當然知道！

[友] 你不猜是媽麼？

[健] 你媽不幹這樣的頑戲。

[友] 爲什麼不呢？

[健] 她不像阿友一樣的爱淘氣。

友 健哥什麼時候都單稱贊媽媽的。

健 稱贊媽媽？……真的嗎！並不是稱贊。

友 是的，你不能不稱讚她，沒有法子的。（鼓張着頰作慍狀）叫媽起來好麼。

健 不必去叫她起來。

友 可是，你不是想快一點看她麼？

健 嗚嗚。

友 嗚嗚什麼！

健 （苦笑）阿友！我把你推掉到崖下去喇。

友 啊！可怕！可是，媽媽真的很望你來喇。

健 真的？

友 你每一到來不是快快的就說『太太，我來了喇』麼？告訴她知道，不是

健哥的義務麼？

健 嘿！你說的什麼？

友 哈哈！哈哈！沒有說什麼？（以手按健奕肩上）這個像片是那一個？

健 這個？你不認得麼？

友 真是個美人！美國的女人？

健 是的。她和阿友很相似。

友 不知道！她叫什麼名？

健 她叫里利安吉時。

友 是她？真是個美人兒。她在演的什麼戲劇。（湊近健奕坐在一邊看書裏畫的像。）

健 很悲哀的一種 Romance！

友 悲劇？

健 是的。這就是悲劇的主人翁庫洛西亞普。

友 請你講給我聽一聽。

健 講給你聽了後，你會流眼淚的，不能講。

友 討厭！我又不是個小孩子。

健 是麼？不錯，阿友是個成年的女人了。是麼？

友 （聳着肩）討厭的人！……快點講給我聽！

健 就講給你聽吧。美國某地方有一個青年名叫約翰的，他在某公司裏當事務員，每天他要到一家大洋行去辦事。於是（望着友兒）……你在聽着麼？是的。健哥真會講，可以做映畫戲院裏的說明情節的演講員了。哈哈！

健 你說笑的，我不講了。



友 啊，對不起。以後怎麼樣？

健 於是，約翰每天一早就由家裏出來到公司去，天天在途中遇着一個女兒。最初不過互相望望各人的臉兒，不知由什麼時候起，那個女兒竟常常站着腳凝望約翰的後影；痴痴地像在沉思什麼事情了。約翰也知道了她的這樣的態度了。與其說是知道了她的態度，寧說是也迷戀着她的美貌，對她生了戀愛了。……聽到了沒有？

友 唉。（像聽得高興起來了）

健 但是不幸的約翰是有了家室的人，對那個女兒連早晚問好的客套話都不敢說，也不敢望她笑一笑。跟着時日的進行，那個女兒對他的戀愛一天一天的深起來。那個女兒——她的名叫珍珠。——到後來終患了重病，睡倒在床裏了。

友 爲什麼？

健 「爲什麼」？她病了就是了。

友 什麼病？

健 書裏沒寫明什麼病。

友 一定是相思病吧。

健 是相思病也說不定。於是有一晚——秋月皎皎的一晚，陷於危篤的珍珠才對她的母親說出來，她是相思着那個青年，並且說，能和他說一二句話就死也情愿。她的母親是很痛她的，跑去探訪了一回，真的把約翰請了來。這時候珍珠已經奄奄一息了。她緊緊的握住約翰的手微笑着就斷了氣息。

友 （痴痴地沉默着）

健 怎麼樣？

友 珍珠太可憐了。爲什麼她不和約翰做一塊兒？

健 哈哈！那沒有法子的。

友 但是……

健 要不能一塊兒的，情節才好呢。

友 但是，我覺得那樣的太沒有意思了。

健 (凝視着友兒)

(過了一會)

健 (急的想撲抱友兒) 那末，像這個樣子就好了，是嗎？

友 (急的紅透了雙頰，按住健奕的腕，逃向應接室那邊去) 我不知道！

(霞美揭開帳帷微笑着出來。她穿着湖水色的洋裝，化粧濃厚，裝出很年輕的模樣；但面部總有掩不住的色衰的樣子，一笑就現出皺紋來。她是個

有肉體美的女性。)

霞 哈哈。你們又在吵嘴了。

(兩人不好意思的)

健 (走向應接室那邊去)阿友天天都這樣的愛淘氣，沒有法兒。

友 媽！他說謊啣！健哥一來，就向人開頑笑的。

霞 (坐椅上)我們家裏的老爺們是沒定情的，東沾西惹的，所以……

健 不得了，不得了！一同起來下總攻擊麼？哈哈。 (坐近霞美面

前。)

(過了一會)

友 媽，我到外面散步去。

健 好的。你去對柏娜說，拿水藏汽水來。

友 唉。(下)

霞 說笑也要有箇限度。

健 呵唷，呵唷！又來了。

霞 我並不是吃醋嘞。

健 那末是什麼呢？

霞 (嚴厲的)在我面前，望你莫和她那樣的頑笑！

健 結局是一樣的。

霞 不，不是的。我最不喜歡普通女人所有的妬嫉。不過我頂怕是我的美貌漸漸的衰落，到那時候沒有人來親近我，那就太難過了。我近來看見你們在說笑，在腦裏起了一箇反嚮，自己覺得自己是不如從前了。早就不中用了。想到這點，真難過！

健 (諷刺的) 自信力也漸漸的薄弱了麼?

霞 不，自信力還是有的，但自信是自誇，靠不住的。

健 一點不錯。

霞 (作不快狀) 那麼，早生了厭倦了，是不是?

健 (佯作不解) 誰?

霞 (嚴正的) 說你喲!

健 哈哈……歇斯的里症太厲害了。

霞 你快把真話說出來。我近來很孤寂的，寂寞得難過。

健 (苦笑) 二有空就對鏡，是不是?

霞 呵啦！聽誰說的？(過了一會) 我在女優時代不知多少男子思慕我，跪着

跟了來。討我歡喜巴結我的信疊積像山一樣的高。現在呢？

健 說完了吧！

霞 現在把自己的像片登在報紙上面去後也不見有一封信來。世間的人們在什麼時候早把我忘記了吧。我的一生已經快接近最後了吧……我常伏在寢台上哭，哭了後又跳起來想，我應當是美麗的！又常自己笑着說，是美麗的！（過了一會）阿友總是多嘴，沒奈何他。

健 哈哈！

霞 你以為怎麼樣？和這樣老嘴女人做一塊，覺得很討厭吧？

健 討厭了還每晚上跑了來麼？

霞 （微笑）你那張嘴真會說。

健 （正經的）你當我的話是敷衍的客套話麼？

霞 可是……

健 你可要自謙了。太太的美貌和從前是一箇樣子沒有變。我常滾進你的懷裏，老實說，是因爲醉戀着你的美貌。在這末長期間內給你撫着『好孩子，好孩子』的叫，覺得這樣快來常在繼續着。真的沒有一回生過厭倦的念頭。

霞 (作喜狀) 那麼你怎麼樣的想法呢？

健 雖然很難明白的表示出來，像喝醉了強酒般的，時常都是昏昏沉沉的在夢的世界裏的快樂……是這樣的情形。

霞 你這樣的待我是因爲覺得我可憐的同情吧？

健 你說話真冗贅。你今晚上一定是精神有什麼變態。

霞 是的，真的像起了什麼變態。明明知——今天非到晚上你是不得來的，但總以爲你是討厭了我不再到我這裏來了；很苦悶的就睡着了。



健 那真對不起。本來就有人說，歲數愈多懷疑也愈深。

霞 (作不快狀) 莫要提歲數的話！我聽了就寒心。

健 那對不起了。哈哈。

(柏娜端水藏汽水上，擺在兩人的面前後退下。兩人飲汽水)

霞 (自送柏娜，感慨的) 能穀再像柏娜般的年輕就好了。

健 那除再生外無別法。

霞 死了後！

健 (苦笑) 那當然。活着怎麼會再生！

霞 死，我很討厭的！

健 誰教你說的？哈哈！

霞 (正經的) 真的一箇人類爲什麼要死呢？不單這樣的，美貌，氣力，幸

福，不論什麼東西都跟着些數，一箇一箇像氣泡般的慢慢的銷了去。年輕的時代無論什麼事情都是歡樂的。怎麼我們所常愛慕的時代不能一生的繼續下去呢？什麼道理？

健 你看越發變態了。

霞 （高壓的）這並不是變態。就連你也有這末樣想的時候吧。

健 有也說不定。

霞 你在途中或電車裏也常看見臉像乾梅子般的全是皺紋，頰骨突出來的（用手擬比的表示）頭髮像雪般的歪跌着走路的老婦人吧。她們到底爲什麼還在活着？你不會這樣想麼？

健 （不快的）算了，莫說那些話了…（過了一刻）

霞 （凝視健奕）我到後來也一定變成那箇樣子吧…（過了一會）我變了那箇

樣子時，你怎麼樣呢？

……

健 一定會丟了我，不要我的……你定說，像你那箇樣子的女人是不中用了的……

（健奕由椅子上站起了，不客氣的走來走去）

健 太太！你一定是神經衰弱……（過了一刻）

霞 哈哈……哈哈……那不得了，變了乾梅子般的樣子時……那討厭！討厭！我決不變成那箇樣子的……我今晚上精神狀態怕有點異狀吧！

健 完全是變態！

霞 （抱健奕）我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離開你！是的，就死了也決不離開你！把你這樣的緊緊的摟抱着！

健 我還不是一樣，我也決不離開你！

霞 (略觸健奕的頰) 啊！近來居然很老成的樣子，說起話來也很中聽。  
是嗎？

健 二十五歲了喲！

霞 哈哈！(放開手)

(柏娜上)

柏 太太！有一位姓石的先生來看你！

霞 姓石的怎麼樣的人？

柏 (苦笑) 說怎麼樣的，也是箇男人喲！

健 呵呵！我不自重的妨礙你們了！

霞 (用叱責口氣) 不要你多嘴！(向柏娜) 姓石的？

柏 是的！

霞 姓石的，姓石的，（凝視）是那個，那個石先生也說不定！請他進來！

柏 是的。（端玻璃盅下）

健 那末我回家去吧！

霞 呵呀，呵呀！這麼年輕也吃起醋來了。不該的！

健 不錯，不錯。那末我到外面去散散步。（欲向右邊下去）

霞 你這晚不回去吧！

健 若不妨碍你就……

霞 是的！你還是像小孩子般的好。

健 甚麼？說不到兩句話又說小孩子了。（下）

（石克跟着侍女進來。鬚髮濃厚，雙頰瘦落，臉色蒼白，穿着洗舊了的浴衣。霞美呆呆的望着他。）

石 好久不見你了。(坐下)

霞 (呆望)

石 怎麼！吃了一驚嗎？哈哈。(過了一會)

霞 對不起了，你真的是石克君嗎？

石 啊！那還了得！不認識我了？怪不得。是的，十二三年沒有會面了。我這  
樣的變了樣子嗎？

(過了一會)

霞 真的人是容易變樣子的。可是你怎麼曉得我住在這裏？

石 啊！前五六天的報紙上看見的。

霞 (有點歡喜) 那末特意來訪我的。

石 該說是順便來的。但這裏不是現在的我該來的地方，可以說是特意來的

吧。

石 那感謝你的親切了。但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石 哈哈。初到來就這樣的問我，太酷虐的質問吧！

石 可是我真的懷疑你恐怕不是從前的石克君。

石 （悄悄的）真的變得這末利害嗎？不錯的，我再沒有從前的風采了。哈哈，（過一會）今想起來，總覺得夢一般的。和你分手以後，我的運氣就不好起來了。在高麗潦倒得像無賴般的跑回故國來。各種事業也着手過來，沒有一件能夠如意的進行。我本來就缺乏忍耐力，不耐煩時就收手。又碰着瘟鬼，就失敗到這個樣子。

石 啊呀！

石 這值不得驚駭。就連你的手腕，我也領了教了。你和我決別後不知什麼時

候，竟做了富翁的太太。到後來又吸他的膏血把他吸死了。

「阿呀。『吸死了』，怪不好聽的。我的丈夫是痛死了的喲！並且從前我還

在舞台做工的時候對你這個遊手無業的人不是也會供養過來嗎？

「這樣的說來也未嘗不是……」

「那末你還有什麼理由來這個那個的說呢？」

「哈哈……那末那些話取消吧。但是聽他們說，還有很有趣的話呢。」

「有趣的話！什麼話？」

「噫，不要裝不知道的樣子，騙不到我的！」

「什麼事喲！」

「哈哈。還在掩飾，倒很可愛的。……你的老爺死了。你不是引了許多年

輕的到家裏來很風流的麼？」



霞 什麼地方聽來的？

石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你近來很喜歡年輕很體面的男子，是嗎？

霞 （溫笑）你還是一個樣子對人家的事情不放一點空的。（過一會）我沒有這樣的樂趣是不能活着，你不是知道的嗎？

石 所以我說不必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哈哈……可是拿你們老爺的遺產，在這個崖頂架一家大洋房子，坐在家裏可以俯瞰蒼海，一面和年輕的男子辭樂；真是羨慕得很。

霞 那是沒有法子的。我和你不同。我是怎麼樣的女人，你是很曉得的。

石 啊，是女人怪不得。男人是不能這末樣幹的。我是個女人也怕會這樣的……

……

霞 哈……。哈……。你就是個女人也幹不來的。哈……。

〔柏娜端冷咖啡上。二人沈默。柏娜下〕

〔飲咖啡〕你和現在那個年輕的很要好的樣子。

〔作得意狀〕你吃醋嗎？

石 我的歲數不是吃醋的年齡了。不過我覺得奇怪，怎樣他還迷戀着像你樣的

女人。

霞 〔變色〕奇怪！什麼奇怪？

石 啊呀，你的自誇心還是一樣的強呢？

霞 你說什麼？

石 要我說麼？說你是一隻腳已經踏進了棺材裏的女人。

霞 〔歇斯里的投咖啡茶于地〕你這樣無禮的話就是說笑也不應該說的。我

和你這個像幽魂樣的人不同喲！

[石] (略站起身) 啊呀，你生了氣麼？哈……你自己像不知道自己。

[霞] (凜然的) 我很知道我自己！現在的那個人是真心的歸屬我的！

[石] 嚇。那真是個奇怪的人了。

[霞] 沒有什麼奇怪。說本真的話，我真不是個像你一樣的自己在活着還是死了

都不明白的人。

[石] 嗚嗚，那沒有話說。

[霞] (詰責的態度) 嗚嗚什麼？

[石] (起立) 哈哈。你每早晨化粧的時候也照鏡吧。

[霞] 那末你不是說我不如前的美麗了嗎？

[石] (走着) 你認真的說的麼？

[霞] 你當我說笑麼？

石 哈……。那真無話可說了。從前的霞美滿臉的污斑，今還是一樣的滿臉可憐的霞美，大概自己總想像得出自己的樣子來吧。

霞 (激怒) 我再不能忍受你的嘲弄了。請你快回去。

石 呃！我還不得就走。把重要的事忘記了。

霞 不知道！什麼重要的事！請你回去，快走，快走！

石 哈……。你還是一樣的有神經病。怎麼樣！通融些可以麼？

霞 我不是說了不知道嗎！……(抓着石克的胸要求他) 叫你快點回去，怎麼不走呢？

石 哈……。那真是意外的！今晚上你們有了約的，不該闖了來，真倒霉。那末，改天再來吧。(過一會) 可是，霞美，我剛才說的話是很正經的喲。你像當我說的是謊話，担心的還是在將來，告訴你知吧。人們自從娘胎

落下地來到三十歲前後——勉勉強強的——可以說是幸福期。過了此期以後是無可奈何的生存着。所以不早一點覺悟到我們是無可奈何的生存，那就要和我一個樣子的。從夢中完全清醒了來時，那真是孤寂的，寂寞得難堪。能夠至死都在夢中，那就再幸福沒有了的；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霞 (逐石克，哭音) 不要多嘴了，快點回去！

石 哈哈……無意中發了許多牢騷，真的對不住了。望你還是只管追尋着夢好些。你要注意，莫叫你自己由夢中驚醒過來。那末，再會。我還要來的  
啣！(苦笑下)

(霞美望着石克的後影去後，走近鏡前，頻頻的注視自己的面影，過了一會)

霞 (以雙掌撫頰，臉上現悲哀的表情，歪倒的走近椅子前倒下去。) 啊，他

說的話是事實，我那自誇的美不知在什麼時候早消失了。健奕說的話是騙我的。（過一會）不久一定要棄了我的。啊！寂寞！……他如果逃了去時！啊！我！不知迷惑了多少男子的美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再走近鏡前）啊！這樣的臉兒！（亂抓自己的臉）不自知醜的還穿着這樣的衣服。（碎裂身上穿的衣服）這一雙頰呢……背馱腰曲的老婦人了！啊……啊……（伏案上哭）惡魔！把回給我，快把回給我！（狂人般的痛哭）

（聽見友兒和健奕的聲音）

健 明白了麼？友兒。

友 可是，媽媽！……

（霞美不轉瞬的癡想了一會，忙急的跑向遊廊的柱後伏着。健奕，友兒二人由左面上。友兒呈興喜的狀態。）

健（向周圍望了望）沒有一個人。（叫友兒在椅子上坐下後，自己也坐下  
來。）像你媽那樣老的人，誰還迷戀她，那樣老耄的。

友 媽媽定會發惱的。

健 發怒也不要緊。我早就預知道有這末的一晚，所以忍耐着一直等到現在。

友（害羞的）我還不是！忍耐着，真的難過。

健 真的，被此都忍耐了許多時候了。現在是我們的世界了。不管你媽媽要怎  
樣話說……

（過了一會）

友（作媚態）你還只管思念著媽媽是不行的！

健 你放心。快些和她分開手，我們在什麼地方找一個新房子。

友 是的，要快些的好。

健 那你不能不和媽媽離開了，你憤嗎？

友 那是早就覺悟了的。

健 哈哈。那你真不孝了。

友 媽媽才太不慈了。沒有一點像母親般的愛過我來。

健 真的。她像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以女王自居。

友 哈哈。真的滑稽。

（霞美一面聽，眼中漸漸交錯着嫉妒，憤怒，和悲哀——強烈的發着光，

很苦悶的喘着）

霞 （高聲的）健奕！

（兩人像中了彈的站了起來，變了顏色翻過頭來看。）

霞 （憤怒的）到這裏來！



健 (躊躇)

霞 叫你來你怎麼不來？

(過一會)

健 (苦笑着，行近她) 和友兒說的話你聽見了嗎？

霞 是的，全部！

(友兒吃驚)

霞 (淡然不驚的) 請你莫恨我，那是自然而然的，沒有法子。

霞 (急恢復了常態別有深意的微笑着。) 我一點也不恨，我一點沒有什麼，

我把友兒送給你吧。

健 那末感謝。

霞 (靠着遊廊的木欄。) 我的「美」早死了，是不是……

健 (苦笑) 讓我不客氣的說時，早就沒有了。

霞 你還用種種的手段來挑撥我，挪揄我。

健 不是的，看你太可憐了，安慰你的。

霞 那我真對不住你了。(一刻) 那末，表示我的謝意，我們行個分手的接吻吧。

健 那要幾個都使得。(就近她)

霞 這是最後的……(抱健突後，加緊的用力) 你是我的了！把你給友兒，我怎麼忍耐得住！(高聲的說着彎着腰跳出欄干外。)

健 危險……

友 (禁不住叫出聲來) 啊呀！危險！(跑上前去時，早不見兩人的影子了。

(友兒驚惶失色，) 向崖下望了望後，以雙手掩面，歪跌二三步。向後昏

倒下去。)(緩緩的下幕)

## 黃鶴樓頭

劉大杰

楊先生——振聲——已經走了一個禮拜了！

他現在或者已經在那山東蓬萊仙境的村落的家裏面，叙那天倫之樂事；或者還在上海到烟台的海船裏面，在那裏看那新奇的海景，無論現在的天氣是怎樣的熱得困人，要是在家庭裏面過那種團圓的生活，總也不至於十分覺得罷！何况還在那蓬萊的仙境呢！無論旅行是怎樣的困苦。我看當這種南風薰人的天氣，坐在那海船裏面，看那些雪白的浪濤，尉藍的長天，鮮紅的落日，模糊的夜景，恐怕誰也要承認比在大牯嶺避暑還也舒服罷，何况旅行的終點，就是家

園的團聚呢！

只有我，只有這個無父無母的我，熱也罷，冷也罷，寒假也好，暑假也好，仍是我一個人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孤城中，度這種飄零孤寂的生涯，在平日的時候，他們總是羨慕我這種無掛無礙的生活，我自己也覺得我是「遊藝中原，脚跟無線如蓬轉的狀況。所以我近來做了一首柳絮詩，中間有幾句，就是描寫我自己的。」

處處是吾家，處處皆可住！

年年是這樣的飄零，年年也是這樣的團聚！

願乘風飛入白雲間！

更願乘雲歸去——玉宇瓊樓。

——唉，這幾句話是多麼的哀諷呵！

在平日朋友同居的時候，本也不覺得什麼百無聊賴，等到看見他們一個一個的回到家庭裏面去，我就感到孤兒的苦況，無父母的遊子的飄蕩了！

楊先生走的那一天，我本預備送他到漢口輪船上的，不幸我那幾天正是病了。於上午走到他寓裏去看他的時候，他的行李通通檢好了；他一個人坐在那欄干旁邊的藤椅子上，在那裏沉思，看見我去了，連忙在房裏拿出了一把椅子；我也靠欄干坐好了。兩個人談了許久學校的事情，談了許多關於文學上的問題，後來他又勉勵了我許多話，我坐不住了，——頭痛起坐不住了，我站起來說：

——下午兩點鐘，再來送行罷！

——不要送，你又病了。過江也太熱，我們就在這裏握手罷！

他把他的右手拿起來，我把我的右手拿上去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有點傷感起來，我想到我一個人無家可歸的棲身異域飄零孤寂的生涯已經算是受

夠了，在這樣困人的天氣還要加以病魔爲祟不是更令人覺淒冷嗎？在這個時候我那小孩子的眼淚止不住的要流了出來，後來拚命的壓抑，始經過喉腔，倒流在心田裏面去了。

在握手那一刻，我本還想對楊先生講句「途中珍重」的話，終久沒有說得出來，只聽見他對我說：——說的時候，重重的把我的手振動了幾下。

——祝你暑假快樂！祝你的朋友康健！

我聽了他的話，也沒有感謝，望了他一眼，就低頭地走了。



今天下午睡醒起來，正是五點三刻，我盥洗了，一步一步地向楊先生的房子裏走去。

門是鎖得好好的，窗子是關得緊緊的，簾子是垂得靜靜的，只有那些不知

人去盡的庭樹，仍是被風吹得如往日一般的搖曳，我只好慢慢地走起回來。

——唉！怎麼只病得幾天，就心境模糊了這步田地？再病兩個禮拜，不就要魂飛天國嗎？雖說身上有病，自己也是太不振作精神了！那一天上午在這裏同他握手的情景，不是清清楚楚的仍在目前嗎？

我出了校門，太陽反射的餘暉，已減少了可畏的成分，我一個人慢慢地向外面走去。

紗陽橋畔的清荷，被南風吹得蒲扇一般大的，蓋遍了清麗的池水，只橋邊的附近，有一塊潔白的清波，恰好把我那瘦長孤寂的倒影，清楚的映在裏面，等到南風把那些荷莖搖動，池水起了一種細微的波紋，我的倒影蕩漾漂渺而至於不見的時候，又一步一步的向黃鶴樓前進。

——唉！只病得幾天，怎麼就消瘦得這個可憐的樣子？要是我的外祖母看

見了，恐怕又要暗洒幾點慈淚，幸而沒有回去。

站在黃鶴樓前面的石頭欄干側邊，把眼睛提高一點，向右望去，只見那水天相接的白雲深處，來了一隻放着煤烟的輪船。——

這隻輪船恐怕就是楊先生坐到上海去了的，現在已經打轉了，楊先生當然是已經安然地到了蓬萊的故鄉了，一個的人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本來就容易惹起思家悲己之感，何況是這個飄零的孤兒。——

——更加以病後虛弱的心靈呢！

——不忍登高臨遠，

望故鄉渺渺，歸思難收！

歎年來踪跡，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粧樓長望，



悞幾回天際識歸舟！——柳耆卿

我念了一遍，又念一遍，覺得這幾句話，確實是我的心坎深處的「真情之流」，也可以說是我和柳絮的心弦上的共鳴，我想他這幾句詞的知己，當然是「舍我其誰了！」

——今年的正月，幸而同傅家小姐解除了婚約，不然要是結了婚，暑假又不去，不是又要累她「粧樓長望，悞幾回天際識歸舟」嗎？她是不是佳人，暫且不管，總之她那種粧樓長望歸舟的真情，無論如何也可以說是她的心靈深處表現，難道傅家二小姐愛我的真情，到現在還要否認嗎？

我的心境有點傷感起來！我想起了蓬萊仙境的楊先生，悲歎了自己的身世，又想到我那寄足長沙的朋友了！我站在那裏，一氣呵成的做了一首寄友懷人的詩。

——紫陽橋畔荷花嫩，黃鶴樓頭落日低。

既望江南望江北，南風亂逐白雲飛！

我把詩讀了幾遍以後，朝長沙望了一眼，只看見漂渺的白雲，不住的在那裏浮動；滾滾的江水，浪蕩的在那裏奔流。再翻轉頭來望着江北，那些迷漫的烟霧，葱翠的山峯，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低着頭來步起回去時候，山邊落日的餘暉，淡淡的反射在黃鶴樓的屋頂上。

——唉！湘江裏面的清流，何嘗流到我黃鶴樓的底下；黃鶴樓底下的奔波，又何嘗滾不到蓬萊的附近呢！

## 別後的胭脂山

蔣鑑章

當這更深人靜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孤零零的坐在涼氣襲人的調養院裏一個斗室裏；只聽得窗外的蟲聲，和浙瀝的雨聲，給操場周圍的白楊嘩嘩啦啦的共鳴着。不由我毛骨悚然，心裏只是噤個不着。那有不感到身世的飄零，和孤獨的悲哀呢？

今天下午，我爬過蛇山，走到胭脂山頭的C大學。入了校門，最解人意的司關者老楊，見了蹣跚而來的我，便笑迷迷的說道：「二先生幾時來了？師大可已竟開學？」我還沒有說完，他便接着又問：「大先生秋間在什麼地方？」

我胡亂的把他應酬過去，便一直走進了C大學的後院。

C大學的第一棟寢室院中，種滿了桂花，記得哥哥在校的時候，最愛這樣的花兒。每當仲秋的天氣，花子開得正濃的時候，便邀我到這裏任情的玩着。有時高興，還沾點美酒，我們兄弟兩個，在花下共酌。現在依然是巍巍停立的高樓寢室，依然是涼爽宜人的仲秋天氣；多情的桂花，依然是開得十分熱鬧，只是哥哥不在這裏了；莫說現在沒人替我再沽美酒，就是有酒，更誰偕我共酌呢？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這是兩句極陳腐的話。然而這兩句極陳腐的話，使我可以得了無窮的安慰，更使我感到無邊的酸楚。像我這樣做骨磷磷，不善處世的人，到處受人的陰落，到處受人的笑罵。然而哥哥總是愛我，總是憐我；他對於這樣極沒出息，極沒希望的弟弟，總是抱了無窮希望。他拿了全副

的氣力，督促我考入了師範大學，可是我混混沌沌住在這蛇山之麓，忽忽兩個年頭，我的成績在那裏？我終日做些什麼事情喲！

在這兩年之中，我有了不如意的事情，便出校門，爬過蛇山，向胭脂山頭跑去，跑到那裏，見了哥哥便萬念俱消。我們談起各自的前途，談起我們的家庭；有時我們哭了，有時我們笑了；同處異鄉，天涯一樣飄流的兄弟，做了千里以外的遊子，能夠得了那樣逼真的哭笑，總可以互相的安慰一點羈人的寂寞了。

記得去年的寒假，家中總是不寄錢來，新年到了，我在校對同學一點的積欠，老是沒有法子來償還。然而不即償還，我心裏更不好過。明知哥哥手裏也是一空如洗，然而我仍是爬過蛇山，到胭脂山頭走去，見了哥哥，竟然不則一聲；反使哥哥轉問了我：「新年到了，我們可以買點東西吃。」「錢呢？」

我說：「吃東西小事，還債關緊。」哥哥便把身穿的皮袍脫下，送到當舖裏換來二十塊大洋，我們才得度過這個新年。現在想來，我的心中那有不難過呢？

爬過蛇山，到了胭脂山頭，這是我兩年來每星期中必做的兩次以上的工作，現在從蛇山到胭脂山的路徑，陡然減少了我的足跡了。可是每當課餘飯罷的時候，我高登蛇山，望到胭脂山頭，望到楊子江岸；山麓高大的樓房，好像都是空空；江中浩蕩的碧波，依然盡情的流着。無情的江水！哥哥是隨你到了南京。你却不會把他再隨你來到武昌？武昌有他的弱弟，有他相聚不覺快樂，別後陡起苦痛的弱弟呀！

哥哥，自你走後，我越發無聊起來了。在學生時代，終日相處的，總算比較純潔而清高的團體，做人已竟難到萬分。我未入師大以前，也會在社會上鬼混了兩年，誤盡了人家的子弟；就是張資平所說的「小教員的悲哀」，我也趕

不上；然而如郁達夫所說的：「一雙白眼，一列白牙，就是我的報酬」這真是替我所說的話。你離開純潔的學校入了污濁的社會我想遍地荆棘，到何處去？哥哥，「小教員的悲哀」，已竟輪到你的頭上，我從前沒有看盡的「白眼」，「白牙」，留待你看罷。

夜愈深了，蛇山南坡的松濤，聲聲作響，彷彿催人入夢。

## 心聲的遙寄

龔仲屏

大杰：

數月來鄉農祈神拜佛，希望至急的霓雲，絲毫兒的信息也沒有；且近來幾日的天空，越覺得高爽而蔚藍了！肅殺多厲的秋風，也如臨陣遇敵一樣，勇猛地向前奮擊。在我這萬山叢裏，綠葉環抱的山莊裏，一到黃昏，便覺得空中的氣候，是特別的乾澀尙且枯寂。大杰呵！沉淪了的我，住在這荆棘荒蕪的園中，除却消磨意志，傷斃心靈以外，又是怎樣的不如意呵？

有時我獨自乘着月兒，從靜寂的綠蔭的道上走去；走到離開我家半里遠的



一個水竹園前，坐在園前那個菱葉洲上；先望望月色，再四圍瞭望那沈靜着投臥在月色懷裏遠山遠樹的烟景；南邊八百米達遠的一座叢密而黑黝的樹林，有幾枝枝幹極參天的蒼老的耐冬樹；從樹葉稍稀疏的空隙中露出一粉白的墜牆，和高高地聳出着的一隻鷹嘴樣的屋角；屋前便是一半月形的水塘，月色照着，就是有微風吹起了水面的皺紋，遠看去只現一片鐘樣的淨白。有時我看到一個瑩肌黑髮仙袂飄飄的愛神，脅生雙翼從這清雅幽靜的林屋裏飛了出來；她那黑晶晶寶石一類的眼光，射到這淺草蒼苔清溪環繞芳州上坐着的我。我想在這夜靜月明獨自流戀景色的我，假如能誠懇地向她哀求，或是繫我在她那潔白而香潤的襟間，或是我自緊緊地握住她那膩嫩如藕的足上，一定能隨着她飛入那光明淨潔的廣寒宮裏去。但是我恐懼不留神地失手墮落下來，便會撞在那隆起黢黯的石上，跌在那浩瀚無邊的沙漠裏了！我沈默着，兩手向後支着緊緊地握

住淺草，仰着身體看她展翼乘風，直上青雲，飛過浩闊的天空，入光明的廣寒宮裏去。

「愛神飛去了！」遲了一刻，我才覺得孤寂悵惘起來！了無柄惜失了伴侶的夜鳥，「啞！……啞！……」地叫了兩三聲，懶懶地向南飛去，我那煩擾不安的心緒，猛憶得孟德的「月明星稀，鳥鵲南飛……」那幾句詩，引起我遙望南天，重尋這孤獨飄泊無依的鳥鵲，看牠終將寄跡何所！久而久之，鳥鵲竟化為極微小粒，飄渺煥散。以至於無極，只有處女樣的農山底背景，在月光之下，顯現得比平日更加婀娜秀麗，遠遠地靜立着在那烟雲化合的清虛裏。

可惡的村犬，不知怎樣被牠發現了我，洶洶地亂叫起來，「一唱百和」，一時吠聲四起。我雅不願被人知覺了我孤獨的夜遊，或是被人家疑為偷小菜的摸雀子，便想早早的回來算了；但是我站起來，忽然地一陣寒冷徹骨的微風，

從北面吹送來，夾着一片二片那藕花的冷香，抬頭望望，又捨不得那擁抱着我的月色和夜景。靜靜的立着，等到風送藕花香盡時，便辭了那銀空的月色，而那蒼翠碧綠的水竹園中的水與竹，開始移着步，從這月影稀疏的道上走回。那夜帶回家的，却是滿襟風月，和三五個被綠波冲盪得零離散亂飄泊在菱葉洲上，又被強風烈日凌虐至死的枯萍。」

愛神飛去了，是我畏怯的過失；綠萍枯死呢，又是誰的過失呢？這便是我心靈上最大的一個傷痕！大杰！你還以為你底朋友能夠安心樂意的養病麼？

你底偉作，也已經十回讀了。我感激你在這湖山遠隔的芳園裏，寄來這許多熱烈的多情的血和淚，救濟在這荒山窮壑中僵着了的我！我萎弱的心靈，能夠奮興，枯死的愛苗，能夠復活；我更感謝你以後常常是這樣。

「天地本是逆旅，可憐是這逆旅的人生！」鄧均吾人生生涯的變化，不過

只是天地幽明中之剎那，決沒有桃花那一樣的有規律：謝却又開，開却又謝。也沒有桃花那一樣的永久能開能謝。我相信人命不如花：花有人憐，有人愛；有美麗的蝴蝶；有多情的蜂兒；作她那終身的伴侶，人們在這天地都荒漠的人生中，找一個寒暖相知的朋友，也不易得。還到那裏去找雙方了解的朋友，同投拜在愛神的羽翼之下過那自然而神祕的生涯呢？片面的愛情，不如寄託到一隻狗底身上去；他倒會常常的伴着你，會搖頭擺尾的親近你呢？大杰！大杰！你看我到了這個行景，還有什麼希望呢！

仲屏

上面這封信，是我一個朋友寄我的，我看在現在的中國的一般青年中像我這位朋友感着異姓的要求，失學的悲哀，病中的痛苦，心露的頹廢的情形的，不知有幾千萬。他這封短短的信，把這般青年淪落的心情，寫了不少，總也可以說是這一派人的痛苦裏面的呼聲了，我今天放在這裏發

表，並沒有旁的用意。我想或者可以引起讀者對於這般淪落的青年，起一陣同情的悲感。但是在這篇裏面，我沒有得仲屏的同意，就刪改了幾段，這是我對仲屏道歉的地方。

## 細雨黃昏中的歌笑

羅敦誼

一天晚飯後，——大約是春去夏初的幾天——傾盆的大雨，剛剛停止了沒  
有好久，颼颼的風，還不時一陣一陣的吹來，接着又是細雨如絲的下個不止。  
在這個斜風細雨的黃昏中，四周的景色，的確顯得寂寞暗淡。

日中的雨，下得太大了，街上的水，直流如河，幾乎要撐船入市了。在這  
兩年來，所見的大雨，要算這是第一次；排山倒海，澎湃澎湃，雨勢真是不  
小。W學校有個低點的教室，此次被雨襲擊，地面上的水，已有數寸，各處溝  
渠中，都是泛流，景象倒很壯觀。

黃昏時候，細雨雖仍不停止的下着，可是日中那種潮騰澎湃的聲音，沒有了。添了梧桐柳槐的樹葉聲，被風吹得振振作響；玻璃窗外的百葉門，時開時閉的聲音夾雜着，此外靜悄悄的沒有什麼。

W學校未完成的口字房一棟教室的一部，在這個冷寞沈默的細雨黃昏中，忽然熱鬧起來，將先那種孤寂的境界打破，發揚出一種嘈雜愉快歡樂的聲調來。許多學生在那裏活動。

他們來這個教室，是聽H先生的講；因為H先生平日缺課太多，特在這星期晚上閒暇的時間補授。H先生這樣忠於職務，學生們自然很高興，所以在這一個斜風細雨寂寞得令人悶死的黃昏中一個一個的挾着講義跑上教室來了。H先生也遠地的冒雨走來，左手挾着個青色的書包，右手拿一根紙烟往嘴邊上送，一步一步的跨進教室門了。

但在這個黃昏不久就要逝去的時期中，天色已漸漸的烏黑。——雨天自然沒有星和月光的照耀，十丈之外，已辨白不出什麼物體的詳細形狀來。不知爲什麼緣故，學校平日開放最早的電燈到這個時候，還沒有開燃。許多學生想聽H先生的講，自然是不能的了。他們有些坐在教室內，現在有點等得不耐煩，便出到教室外的走欄邊，前後一來一去的走着，或者有些立在欄杆的側邊談話。

由走欄的東端直望，視線穿過學校的操場，以及幾棟矮小的民房，最觸目的，便是省議會了。議會最高的一層八方頂上，明透的電燈，非常燦爛閃耀，燈光四射，在這糊裡不清的黃昏中看着，倒好似風雨中一種很美的夜景。

H先生平日最不爱枯寂，此刻他想回去，又恐怕電燈會燃；若不回去，老坐在講堂內，覺得無絲毫興味。後來也走到教室外欄杆邊來了，有幾個人在那



裏與他交談，隨後又有一些走去圍做一團。H先生很高興地，在羣衆的圍繞中間，他坐在一張黃色油漆的小凳上，說一些有趣味的笑話和故事。

他們有些同學沒有參加，七個女同學立在欄杆邊最末尾的一端，很親切的談話，暗笑聲與細語聲，表示她們在那裏說一樁很有趣味的事。後來竟大笑起來了。一個穿着灰白色的外衣，罩一件青色的背心，身材很高的，更笑得厲害，前仰後倒，差不多不能支持她身體的自立，下邊一個剪了頭髮，帶着酒杯大沒有邊緣的金絲水晶眼鏡，兩手反放在欄杆上，也密密的笑。雪白的牙齒，時露出來，兩頰的皺紋顯得很深，身體時伸時曲的左右擺動。她後來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們太胡說了！」

一個穿淺藍色白色長襪，頭面近於圓形的，倚在她女伴身上。帶着短促的聲音說：「這是假的，不可信哩！」她倚靠的那個女伴，頭髮很豐富而黑潤，

蓬蓬的挽了一個新式髻子，一隻手放在穿藍衣的女伴身上，一隻手放在灰色衣服右邊下口袋中，弄一條白色手巾。她笑的時候，將手巾覆住了面，兩脚不安穩的前後移動。從急促的笑聲中曰：「太挖苦人了！……」但仍不停止的笑。她們中間，祇有一位很矮小，平日最沈默，不多說一句話的女友，此刻僅僅的微笑，絕不做一句聲，也不像她們那樣狂笑。好像正在運用她細密靈活的腦筋，用客觀的方法，來觀察她同伴的態度一樣。當那個穿背心的女伴笑得太厲害，她扶住她，使她不致現出搖擺的形態來。過了幾分鐘，笑聲稍微停止了，她們仍追究這個笑話的來源，又很細密的談論與暗笑了！

教室門口坐有幾個男同學，先說些閑話，後來見了她們的狀態，莫名其妙引起了他們高興，忽然引吭高歌起來。他們先猶低低的唱，聲韻不十分和諧，腔調也不一致；最好笑的，就是學女同學的腔調，全唱細音，故意振張着

喉嚨，發出一種非自然澀塞不純雅的歌聲。過於尖利，倒好似平日小孩子尖着嘴叫的聲音一樣，一個歌曲往往不能很順暢的唱下去，總是唱了兩句之後，便中斷了。

欄杆末端的幾個女同學，聽了他們歌聲，惹得大笑起來。接着不期然而然，也很清婉悠揚的唱起來了。由徐而急，唱的時候，歌聲與笑聲夾雜，有時她們故意不依調律的唱，正好像春日晴天，黃鶯在樹枝間吱吱的叫個不住，她們唱完一次，必要細密的笑幾聲，彷彿正在那裏炫耀她們的天才，音樂是他們天賦的持長藝術，不是男子們所可模擬的。那種笑聲，如故意羞他們似的。然男同學也不顧，他們所唱的雖不合節奏，聲調不悠揚，但仍一次一次的唱下去。後來卒致被她們笑得不好意思，遂改變了腔調，唱起高聲來，然他們的歌聲，並不因此而停止。在這模糊迷離斜風細雨中，此種歌聲，覺得非常清脆悅耳，

有一種特別的雅趣。

電燈忽然亮了，歌聲也隨即停止，且先生也急急的停止了他的故事，走到講堂內去，聽講的也跟着入了教室。然而還沒有入坐的時候，樓下安寢的鈴聲，已噹噹地響了起來，衆人駭怪驚呀，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迅速的，便將一晚的時間，消磨在斜風細雨黑暗中的欄杆邊。各人彷彿如大夢初醒的，拍着掌，喧笑起來，空氣也變動了。笑語聲，鼓掌聲，足步聲；鬧成一片，各人拿着原來的講義，喧嘩擁擠的下樓去。有一個很大聲的說：「我們莫名其妙，把這個斜風細雨的黑夜，度過去了！……」

## 梁四的秘密

羅敦誼

今日夢花家裏請了一個工人梁四運米。然不量他竟發生了一件使人感着不好印象的事情回去，但他自始至終，恐怕不知道旁人對他懷着不好的感想。自然，別人爲着道德的緣故，不願意爲一點小小的事情，去破壞他的人格，保全他的羞恥心，所以默然沒有做聲，這樣他又那裏知道呢？

梁四是一個強壯而高大的工人，他少年的時候，曾在苦力界裏稱過英雄。他兩肩能担二百斤的重物，一天能走一百多里的路程，回來並不感覺疲困；那時的工人，很少有他這樣強健。但後來他對於工作，似乎感覺得太寂寞孤苦，

他終年的努力，還不能對於他的境遇，比較良善；他覺得人生無味，心中理想的幸福，——比作工的生活好一點——終於不是他所能得到的，因此厭倦起來，對於工作感覺十分的無趣。加以少壯的年齡已過了，那種好勝稱強的心思，也一天一天的冷淡下來，工作也不似先前那樣的努力。設若不為生活所迫的緣故，他或者會簡直不再作工。

他現在已是五十多歲了，精神早已不似先前那樣的充足，面色紫黑，全身的筋骨暴露得很顯明，如果有人辛勤與願意，可以將他的筋骨一根一根的數清。青春也有點成曲線形，他的顏色，已有幾分蒼老了！

他厭倦生活，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生活，委實太可憐了！別人謂窮說是「四壁蕭然」，他連四壁都沒有。他借以棲身的，是借居他人不常用的，一間很黑很小的茅屋，他甚麼東西都在這間牢獄式的房內。煮飯睡覺以及其他

種種，均不出這間縱橫不過丈餘的土室。然而這間土牢式的房屋，還用了很多的力與悲哀的懇求，才允租借與他。他的衣服極其骯髒破爛得不堪。前後都是補了又補，還有很多小洞。這些補衣服的工作，都是由他那一雙又大又粗糙的黃黑色的手修補成功的。雖然針線縫得不整齊，東斜西歪的縫在上面，或者綫脫了，但總比漏孔好些，這種非他所長的工作，除他自己勞苦外，別人是不會代他工作的。他的飲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別人不請他做工的時候，他一天僅祇吃一頓飯，一餐粥；蔬菜一碗，這是他的盛筵。所吃的米，真粗糙的不能下咽，然而他這些，他倒還不感覺頂大難過。別人的生活枯寂，或者僅受物質上的壓迫，內心或還愉快；但他甚麼都沒有，除他自己外，妻子兒女的家庭樂趣，從沒夢想過。生活的乏味，這也是他最大的緣因。

今日梁四來 夢花家做工了。夢花家是他的老雇主，平日做工，不過吩咐

幾句，就讓他自己去作，從沒有人監督過他；因為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值得去監督。他的爲人，雖然時常有人說他的壞話，謂他手脚有點不乾淨，偶或乘人不備，拿別人的東西；但夢花他們以爲自己沒有看見，總不大十分相信，恐怕別人與他有隙，故意的毀壞他的名譽。可是他自己很不幸，他人說他的壞話，竟要自己去證實，從此後，夢花他們不能不確信他果是一個那麼樣的人，別人所說，並不是故意陷害的！

夢花很慚愧，因為却無意的發現梁四的祕密，——他的不可對人說的祕密，竟絲毫不費力的偶然知道。夢花他們本沒有預備和計算，去尋他的錯誤，將他的祕密發現，實在是他自己太不精密了，太不謹慎了，好像故意要使夢花他們知道，表現他的慣性一樣。因此夢花也很誠懇接受他的無意中的有意的啓發，了解他的爲人。



當下午將近傍晚的時候，他運米的工作，差不多完了。他一個人在屋的西角角上一間很大很清靜的房內，做他的工作。偶然無意的不知爲什麼緣故，夢花的父親走到他那裏去了，不先不後，恰巧如神的一樣，把門一開，夢花的父親見他手拿了一樣東西，往後面的山上去了。這時夢花父親的腦筋中，起了一種很迅速不可解喻的疑惑與好奇心，不知他——梁四——到山上去做什麼事？然而梁四又很匆忙的下了山，回到屋內。夢花的父親，當時也就沒有進去，把門依舊關了出來，但心中想他到山上去，必定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不然，山上並沒有去的必要。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好奇心一起，他的祕密就發現了。

當夢花的父親第二次進那間房子上山去的時候，梁四的心，或者已跳躍得不知到了什麼程度，或者他這樣的勾當，做過已多回，視爲家常飯了，不怕什麼，心裏一點都不跳躍？亦未可知。然據他的形色，目送夢花父親到山上去的

情形，似乎已起了不安的狀態，但沒有方法與權力，來禁止主人上山，而他所做的事，又不能用一種方法，去隱藏起來。

夢花的父親上山走了沒有幾步，他的祕密，就很顯明的現於眼前。看見了長一尺直徑五寸的土燒成的瓦筒，盛滿了米，底下隔了一層薄薄的木片，上面蓋了一小枝樹枝。因為匆忙的緣故，還沒有佈置得妥善，所以很容易被人毫不費力的看見。他放置的地方，恰恰是那裏容易由外面上下的地方，大概他預備晚飯後，由屋右角繞過此處，携回家去。

夢花父親發現了這個祕密，僅暗地裏笑了一笑，也沒有聲張，仍然照他那樣放的，並沒有移動或沒收。隨即回來告訴了夢花的母親和夢花，商量怎麼辦法。夢花的母親，覺得太可惡了，雖不懲罰他，至少也要使他曉得已識破了他的行爲，使他下次不要這樣做。但夢花的父親和夢花的意見，並不如是，他這

種行爲，雖覺得可惡，然自己的損失並不大，——至多不過五升米，錢也不過五角，——竟因此而使他的人格失掉，處罰未免太厲害一點！雖他的人格，並不高尚，然我們若再懲罰他，別人必定會宣傳，他的生活，或因此而愈受痛苦？他們最後的議決，就是讓他把米拿去，也並不責罰他。因他們原諒他這種行爲，是受生活的壓迫，並不是心甘情願做的！

夢花他們就照這樣辦了，對於他並沒有多說一句什麼，除掉感謝他工作之外，絕沒有說一句可以使人感覺不安的話。及吃晚飯的時候，他早停止工作了，他很迅速的吃完了晚飯，連平日不可少的茶與烟，都沒有吃，即借着恐怕下雨這句話，就走了，夢花看他如此的匆忙，着實好笑，因爲知道他有他要緊的事去做，——拿來，也不阻攔他，讓他去了。

夢花的好奇心又衝動了，想偵察他拿去的方法，究竟是怎樣？於是便坐在

樓上——夢花讀書的地方，睜眼望着。那樓的窗一面對山，一面臨田，可以一望無阻。果然，不到一刻鐘的時間，他輕腳輕手的，從後面山背繞至放米的處所，用他昏花的眼睛，周圍望了一下，便很快的用條大手巾，將瓦筒一連拿起走了。

夢花忍不住笑了，覺得爲五升米，便如此的可憐，未免太難爲情了！梁四聽了樓上的笑聲，恐怕被人看見了，便隨即一跑，不知道石子或竹尖刺了他的足，聽見他微微的嘆了一聲氣，以後什麼都沒有影響了。

## 鮎魚套

劉大杰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的下午，我送我的朋友C Y兩君到車站裏，去趕那W開往C城的晚車。等到我們三個一步一步的走進鮎魚套車站裏面的時候，已經是五點三刻了。

待車室的裏面，擠滿了兩足的動物。穿綢長褂的也有，穿制服的也有，梳鬻子也有，拖辮子的也有，担東西的也有，擺攤子的也有，那些雜亂的人們，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談笑着，有的鼾睡着。把那個小小的待車室裏面，弄得非常嘈雜。沉悶的空氣，使人感着一種特殊的昏惱。我剛同C君在西南角上

的一條木橙上坐好的時候，在我們對面的人叢中，擠出一位穿裙子女學生，走近我的身旁了。

「先生，你是到長沙去的嗎？」

我因為沒有提防這位不相識的女朋友，要來同我攀談的，兼以人聲嘈雜，所以我也就沒有十分聽得清楚，我連忙的站起身來的時候，她又繼續的說：

「先生是到長沙去的嗎？」

我聽了她的話，一面答覆她的時候，一面細細地把她打量一番。

「是的。我們到長沙去。你呢？」

我回答她的時候，她正拿着一條雪白的手巾，遮着她那小小的嘴唇。因為天氣大熱，柔嫩的面龐，微微泛着一點紅潮。鼻子巔上，湧上幾滴珍珠似的汗點。一件白夏布單褂，內而襯着一件水紅色的汗衫。下面的青華絲葛裙子，雖

說是半新半舊的，但穿得尙還端正，因為身材不高不矮。所以穿一雙白色的高底鞋子，特別的覺得雅緻而大方。尤其是那雙水做成的眼睛，真是把我的臉上看  
得發熱。我正在那裏看她的時候，她繼續的和我說話。

『我也是到長沙去，我是P城P大學的學生，今天搭車的人太多，我沒有  
伴，又有兩件行李，要是先生也是到長沙去，那我們就坐在一塊，諸事請先生  
照顧一下罷！』

她說到這裏的時候，在衣袋子裏，拿了一張名片遞在我的手裏。那個片子  
上，中間寫了張瑞芝三個宋字，右邊寫的是P大學文科。我看完了，一面拿我  
自己的片子，一面介紹CY兩君。

『我今天並不到長沙去，他們兩位是到了小吳門下車的。你就同他們坐  
一塊，什麼事情，你都可請他們幫忙，我今天是來送行的。』

我說完了，C君站起來同她打了一個招呼，要她把行李都搬到我們坐的那裏來，她對C君說了一個是字，又反轉頭來對我說：

「你就是劉先生嗎？」聞名久矣」不料今天竟然在這裏……」

我聽了她幾句話，就難過得耳熱面赤的來，即刻打斷她的話頭。

「你說你有兩件行李，放在那裏，我去幫你提到這裏來，放在一塊，也容易照料一點。」

我同她擠出了人叢，在那賣票房的東北角上，放着一口黃色的新式的皮箱，箱子旁邊靠着一個被包，被包上面，坐着一個穿軍衣的少年。

「這兩件行李，就是我的。他是我一個親戚家裏的護兵，要他來送我上車的。」我正預備要那個護兵提起行李到我那裏去的時候，她要他慢一點。

「那裏的人太多了！空氣太沉悶了；這裏還有點風，時間還早，我們不如到



這裏休息一刻罷。」

我坐在皮箱上面。她在被包上面靠着，那個護兵站在那裏吃煙。

「老楊：你去買一瓶屈城氏的汽水，還買一盒大前門牌的紙煙。劉先生，你是吃煙的嗎？」

「我不吃煙的，汽水也可以不必。」

汽水我和她吃完了。一盒紙煙她完全送給了老楊。

「劉先生！貴縣是那裏？暑假不回去嗎？」

「歙縣岳州，我因為在外面可以多讀一點書。兼以回去，也是寄人籬下的在舅舅家裏住着，所以在外面到覺得安然自在一點。」

「我在北京看了你做的東西，就知道了你的身世。尤其是那篇七年前的今夜，更說得淒涼，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嗎？」

「我聽了她開我的話，我覺得非常奇異。爲什麼我那幾篇可憐的小說，她竟然這樣的留心。題目她還記得，我真要誠懇的感謝她的厚意了。」

「當然是真的，做小說雖說是空中樓閣的多，難道父母沒有死，也要故意說我自己是怙恃交失嗎？事情雖說是真的，但描寫失敗了。密斯張也是研究文學的，當然是有許多的創作了。」

「慚愧得很！我在長沙中學的時候，還喜歡做幾句不通的文章。到了大學，雖說是天天想做，但是寫出來，總是不如意的多。近來做了兩篇小說，也不知怎樣，請你校正一下罷！」

她說到這裏，在箱子裏面。拿出了一個稿本給我。我翻開一看，大約都是五六千字上下的東西，第一篇的題目是天際的孤帆，第二篇是洞庭春色。我隨便的把牠翻了一下：

「兩篇都長得很，在這裏也不能過細的賞識。題目清新，文章當然也是清新的了！」

「你沒有看，怎樣知道牠的好歹。你今晚拿去看一下，過兩天再寄來給我罷！我把我的長沙的通訊處告訴你罷！」

「那可以不必，這兩篇當然是做得很好的。你在那種雜誌上發表的時候，告訴我一聲，那時我再來用心的拜讀罷。」

她看見我這樣地說，只好把那個稿本，放在箱子裏面去了。那時我和她的周圍，人都站滿了！尤其是丘八特別的多，都是虎視眈眈的望着我和她，我那時起了一種自然的恐怖，坐不住了！

「密斯張！車快到了，我們還是把行李提到那邊去罷！」

老楊提了箱子和被包，她提了一個小藤籃，我替她拿了一柄綢傘，到待車室裏的時候，C君買票去了，且問她買票沒有，他說車快到了，我剛替她買好

了車票，車已經停在鮎魚套的旁邊我幫他們三個抬好了行李，估好了座位，把那柄綢傘，交代了她，又同CY兩君談了幾句，我下車來的時候，她送我到車的門口，深深的點一點頭，微微的笑了一笑，口裏不住的說着。

『今天感謝極了！我到了長沙，再寫信來道謝罷！』

車開了：一團一團的煤烟，在空中不住的迴旋，車聲漸漸地減小，竟至於消滅得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鮮紅的夕陽，掛在樹的巔上：一羣黑漆的烏鴉，都飛息在蛇山的樹叢裏面，當面吹來的輕風，已經帶有點黃昏時候的涼意了，我一個人慢慢的走起回來，心裏似乎有點反悔的樣子。

『今天在無意中，雖說得了個風塵中的知己，但是對於YC兩君，似乎又太疏淡了：哼！真有點對他們兩個不起！』

## 春水池畔的海棠

劉大杰

一株快要開盡的海棠，寂寞的站在春水的池畔。每當微風吹過，池水生起縐紋的時候，牠也慢慢地旖旎地搖曳起來，真是覺得別有風致。

那天早晨，我同她站在池畔的欄干側邊，我在那個平滑如鏡一般的春水裏面，看見了那深綠的葉子護着那淺紅的海棠，和她那桃花帶了雨一般的面龐，我真不知道那一樣是比較的美麗。我儘量的看了許久，等到輕寒薄暖的春風把那池裏面的水吹起了波紋，海棠和她的面龐，都在那裏蕩漾而至於渺茫不見的時候，我始慢慢的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她看見我這樣驟然的用力看她，她

似乎有點難過，只好把頭低下了。

現在已經是暮春了！海棠樹上的花，也快要落盡了！只有橫在池中的一小枝的巔上，有一朵未開的花蕊；下面緊護着深綠的萼片，上面現着淡白淺紅的顏色，我想這朵花，恐怕是這株樹上最美麗的了，我想折起來送她的時候，她急忙止住我的手。

「這朵未開的海棠花，正含着青年處女幽姿，你看那小小的枝上，只有她一個人寂寞的站在那裏，有誰知道她那空虛的心靈，孤零的苦况呢？又有誰知道她是一個純潔的處女，沒有找到她那心窩裏的人兒呢？她天天站在那個小小的枝頭上，在水做的鏡子裏面，看見了她自己的幽姿，光明玉潔的心腸，又何嘗不感到「如此年華如此貌，爲誰修飾爲誰容」呢？我看你們男子，總是好摧殘處女的青春了！」

我聽了她的話，知道她把我這種折海棠送她，是要表示我愛她的象徵的苦心，完全的誤會了，我到底因為要愛她不敢違反的她心意，所以也沒有對她表示白我的心思，也沒有折那含苞未放的處女美的海棠，當我同她離開那裏的時候，只看那橫在池中的樹枝，被風吹得微微的顫動，好像是替她連續的點頭，表示尊重和感激的樣子。

第二天的早晨，我經過那春水池畔的時候，昨天她不要我折的那朵處女美的海棠，已經不見了！新折斷的地方，現出深綠的痕跡，似乎還有點潮濕的樣子，恐怕也是她最後的生命罷！我看了我止不住的傷起心來。我想早知道她是這樣的下場，我昨天千萬應該把她折下來插到她的漆黑而光滑的鬢子上面，到了現在，恐怕我那點對於她表示殷懃的苦心，還在她的腦海裏盤旋。我想到這裏，不由的替那朵海棠歎了一聲長氣。

我到了她的房裏，我把這件傷心的事告訴了她。她聽了我的話，頭緊緊的抵下了。雙頰上起了一陣陣的紅潮，眼睛角裏似乎有點濕氣。到了後來，她長聲的歎了一口氣，帶着一種柔麗的清音細細地吟道：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自古紅顏……』

她讀到這裏，聲音細的聽不見了。似乎帶着一點嗚咽的樣子。我對她不敢正視了。只好翻轉頭來，在那棹子上放的鏡子裏面，看見她那微微泛些紅潮的面龐，比昨天那朵含苞未放的海棠花葉，確實還美麗而清幽！



## 淪落人的末日祈禱

賀揚靈

南北山頭纍纍墓田裏，有一封昨日的新墳，在那幾株蕭蕭的白楊樹下，葬的是一個爲着幽情探索被刺了的青年，他的棺蓋上面，聽說曾流下了許許多多的情人淚痕很圓溜溜地——是他故鄉姊姊妹妹和異鄉姊姊妹妹哭給他的。

我……我故鄉的姊姊妹妹，何處？——幾千萬里；我……我異鄉的姊姊妹妹，何處？——漂渺雲裏；唉，我……我這個淪落人末日到了，有誰肯洒一掬有情的淚！唉，我是這樣恐懼着，總是這樣恐懼着——我的將來……

我……我願於夜深人靜，獨自一個人捏把鋤頭，暗地把他那封新墳掘開，

掘，掘，掘開了，我就率性像鼯鼠般的鑽進他那副黑漆漆的棺材裏去，深深地配他安眠着——有時和他共語黃昏；有時和他深更對吟；有時更和他舐舐棺蓋上面的情人淚痕……這樣，我的末日到了。他勞不着我故鄉的姊姊妹妹，異鄉的姊姊妹妹來哭弔我了；有他的情人淚痕，又何不可安慰我這個沉鬱幽憤靈魂！

朋友，我是天天這樣祈禱，祈禱你們——淪落人末日到了，實在犯不着叫你們化幾個錢去買一副琉璃棺沉香槨來收殮我這個污穢沈濁了的屍體；只要你們能把我與他同穴，得永遠舐舐他情人的淚痕餘味罷了！朋友，淪落人末日到了，只是這樣祈禱你們，只是這樣祈禱你們。

## 蝦蟆與姊妹

賀揚靈

昨天晚上，熱得逼體流汗，一通白茜紗的短衣裳，已浸濕透了；試把牠用力揪了一揪，還流了一些水點來呢。特別是鼻子上的汗珠流得多；鼻子已經被手帕子揩得現紅了，並覺得有點隱痛；牠還是像沙礫噴沫地注出。這樣，揩了又流，流了又揩……末後我也耐不着煩，却不揩牠了。牠仍是一樣斷斷續續地流……流不住，流到我的口角唇邊來，倒讓我微微舐着——知還有些酸辛味！

月亮已籠出在城頭，四面的窗戶，早推開得像四眼洞一樣，但總感不着一些風意。隔牆「油……榨……豆……腐……」的聲音，叫得陣陣起筋，令人感

着汗流就是油榨的象徵。油榨是一塊塊的豆腐，而汗油榨的是航髒的兩腳動物罷了。

我索性把上衣脫了，還有那層下衣，倒凝着自己的體面，不敢獻醜了。忙接拿起那把蒲葵扇儘力向身上撲，撲撲撲……越撲越熱，越熱越撲，到底手也撲痠了，熱還是沒有舒散；免不得又灰心起來，再也無意緒地爲這個臭皮囊做奴隸了；一切都聽牠去——

唉！這個汗油榨的人生，究何苦來！

正是這樣靠在籐椅子上作想：驚的是一聲——「咚！」，禁不得仰起頭來，向窗外環視——四圍沉寂靜默，又聽不出別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呼吸，微細又微細一回，和着大自然心脈的跳在蕩漾着。也就重復座下在籐椅子上，口裏只是喃喃不住地自語：

「究竟窗外是種什麼精怪在做把戲？」

喂，防不着「咚！咚！……」又響了幾聲，這時我就抖着膽量站起身來靜心去聽——「咚！咚！」又響了，連忙掉起兩隻腳跳上棹子上，伸身探出窗外巡視——「咚！」原來是那邊牆下青草池裏蝦蟆落水的聲音；又掙身跳下來，微微地自笑了。——

什麼精怪，原來是——蝦蟆落水的聲音。唉！牠們優游水中，在這個煩熱的暑夜裏，還贏得一身清涼；人呢——這樣汗油榨的過活，倒不如這個穿綠袄的蝦蟆呢。唉！人生六十，寒暑頻更，就是這樣汗油榨的完了呵！

這時，竟想入非非，要變着一個落水蝦蟆——左變右變，也變了幾回，終嫌少有兩條腿，變不出來；怎樣？——也只怪着我父母不該不該……吧了。

但是蝦蟆雖沒有變出，却無意中唱出一個蝦蟆歌兒來：——

蝦蟆蟆（一），叫哇哇。

岸上咋草喫；落水脚抓沙（二）。

三月叫姊買茶花；四月叫姊出轎嫁。

姊姊不要哭；姊姊不要叔（三）。

捨不得娘家，去不得婆家。

婆家——屋蓋琉璃瓦，地品大理石；

臺上金子碗，脚下花鞋踏。

不要愁，莫飯喫；

不要愁，莫衣遮；

不要愁，莫錢拿；

足你擺架，足你手撒（四）。

姊姊！快捨娘家，快去婆家。

(一) 螞蟥讀如媽媽音。

(二) 「脚抓沙」是俗成語，倒在水上亂抓亂滾的意思。

(三) 扞——氣憤憤在地上滾着。

(四) 手撒——任你揮霍的意。

贛西永新西上區一個童謠。

我唱起這個歌來，童年時代的情景，又一幕幕重現在眼前。記得我約莫八九歲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一個晚上，在我家後園裏的茅亭下，和我的姊姊奔走在一塊雜草叢裏捉蝦蟆玩。她已經有十五六歲，衣服就穿得花花的，頭髮就梳得光光的，脚也就纏得小小的……居然是閨女們的風度，却還脫不了孩兒們的氣象。她總是喜歡吃過晚飯後帶着我到後園裏去撲螢蟲，捉蝦蟆……做這種有趣

味的遊戲。這個蝦蟆歌，也是在那個捉蝦蟆的時候唱熟的。

唉！時光容易過去，我今已是二十零歲了；可是姊妹還沒活到二十歲，已經於九年前中秋節後的一日，飄蓬到世外去了。我平常總怕唱這個歌，連想起這個歌也怕着——因為一想起來或唱起來，就會惹起我的迴憶，禁不住要滴幾點傷心的淚。今夜不知不覺的因蝦蟆的響聲，而唱起這個蝦蟆歌；因唱起這個蝦蟆歌，又想起我的姊妹——唉！姊妹！你何處去？總不見歸來，只教我傷心呢！我狠狠的倒在椅子上，呀的一聲，險些兒把椅子的腳兒折斷了。

我垂頭喪氣地靠在那里冥想——我家裏只有一個我，又沒有哥哥，又沒有弟弟；假使我的姊妹還活着，我一年一度歸去，有她伴我遊戲談笑，消寒度暑，還不見多大孤寂；就是她出嫁了，聽到幾千里外的弟弟歸來，也會跑回家裏來看看我呢。如今我要回去，家中只有我的父母和一個不解事的小妹妹；究有什麼



麼樂趣呢？唉！姊姊！你爲甚一去不復返！？遙想家園的風景依舊；可是在雜叢中撲蝥蟲，捉蝦蟆，攜手唱着蝦蟆歌……的種種遊戲，此生是永遠沒有了！今夜後園的螢火是一樣的在飛，蝦蟆是一樣的在跳——優遊於雜草叢生，只沒有驚擾牠們的我和你。姊姊！你是已矣！究何爲——我的形影也幾年不到後園裏呢！？隻身飄泊天涯，嘗盡人世殘杯冷炙的種種滋味，還惹得一身煩惱，痛苦……

：唉！傷心呀！傷心！姊姊你何處去？永不復再見呢！……唉！……

喂！奇怪——我想念到這里，她好像從後面而來了。我連忙扭轉頭來一望，果然是我的姊姊——仔細看她——她那蘋果般的兩頰，明珠般的兩個眼珠，帶着很甜蜜的微笑，短髮在微風中蕩漾着，依然是生前一樣的容貌；但衣服却比生前還穿得素艷些——是一件穿花白蝴蝶的長掛，鞋襪一體白色，闌珊地走近我的身旁，笑語輕輕地問我：

「你……你不要思念我，我在這裏。」

我忙即伸手向前抱去，抱得緊緊的，正要向她唇邊去一吻，驚的窗外「咚」的又一響，醒來睜開眼睛一看，她已恍然不見了，只見得我抱着一個我。凝情呆視着半晌，免不得又痛哭起來；眼淚如雨般的滴下到臉上，胸前，再也不能辨別什麼是淚，什麼是汗了！

這時，月已掛在柳樹梢頭，看看棹子上的電光錶，已經是十一句半鐘到了。我亦只有帶淚和汗和衣倒在牀上睡着了。

## 一封 信

劉大杰

你知道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是日間還是晚上呢！我恐怕你知道了，又要擔心我的脆弱的身體。我看你也可以不必憂慮罷！人死人生，又是一個什麼大不得的事體呢！你看看春日的紅花，到了現在梧桐葉落的時候，還可以找着一點媚人的餘豔嗎？我覺得與其過生時的痛苦，不如賞受一點死後的自由，難道死後的自由，我也沒有賞受的命運嗎！我知道這個話太傷心了，你也不要歎息。

現在我房裏的電燈，還是燃得怪亮的，我剛纔在夢中醒來，正是兩點三刻

的晚上。外面的風，像哭一樣的吹着，風中的雨，像淚一般的落着，無論一個什麼人，在這個風淒雨泣的半夜殘更的樓上。想想他死了的父母，想想他老了的外祖母，想想擯棄了她的她，想想和他離居的你，再追懷到他的過去的往事，再預想到他的可怕的渺茫的前途，怎叫他不隨着急風暴雨的狂鳴，抱頭痛哭呢！

我現在纔感到在這個沙漠似的世界，你確實是一個真正憐憫我的了。

我們初次相逢的那個半年，因為我的乖僻性情，沒有同任何人來往，老是一個人鬼混，但在這一個人的鬼混中間，總也時時感着人情冷落，知己渺茫。在那個時候，常常把下面兩句，寫到扇子或另外的紙條上面。『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

這兩句話雖說是太自負不凡一點，但至少也可以把我當日的心情，可以表

現不少了。

那個半年過去了，又到了第二個半年，仍然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境遇的  
塞落，和我的孤直的性情。我那半年的生活，還是像上個半年一樣的，老是一  
個人一天一天的鬼混過去，雖說沒有人知道，但我也不希望人家知道。

時光好像是飛一般的毫不留戀的過去，我們同學的時期，又到第三個半年  
了。我在這三個半年中，最慚愧的，就是我的學業與時光成了反比例。

我現在捧緊胸前，問問我這幾年的實在的成績，我恨不得飛到我死了的媽  
媽的墓前，請求赦免做兒子不努力的死罪。

看起是清荷綠遍了池塘，轉瞬又到了梧桐葉盡的時候，秋暮的冷風，把什  
麼都吹得發顫，過了不久，又紛紛不止的下了一場大雪，我們第三個半年，就  
此終結了。

老實的說，在這三個半年中間，你會不認識我，我除知道你的名字以外，也說不到認識，真的認識，是要雙方互相了解到極端的。你承認嗎？

我在那一年半的裏面，也時常聽見人家談戀愛的事體，你那時雖說不認識我，總會知道我的日常的生活的情景，

『處處是吾家，處處皆可住；

年年是這樣的飄零，

年年也是這樣的團聚；

生也無人愛，死也無人惜。

願乘風飛入白雲間，更願乘雲歸去。』

你看這幾句短短的東西，不是傷心的淚痕堆成的嗎！

第四個半年的開始，就正是今年的春風沉醉的二月了。

我去年寒假，住在舅舅的家裏。愛我的外祖母，看我在患難中也長了這麼大了，當然是要成家立業，她們那片婆心，我們怎不格外的體諒呢！所以她們對於我的完婚的問題，就堅決的通過了。我那時雖說沒有表示激烈的反抗，但在我個人的心靈中，也有精密的籌劃。後來終被前途的幸福，戰勝了現在的一時的顧全家庭的微情。於是在婚期前的出走，在我的心靈中，就下了決心。

你是知道的，我這次的出走，並不是我已經有了戀人，纔來擯棄這位可憐的鄉下的處女，我覺得我們要講真正的戀愛，是要保持我們這種處男的純潔；纔對得起未來的戀人。同時要同一個鄉女離婚，要未婚以前的解約，纔對得住那位鄉下的處女，我不是常常對你說過嗎：

『現在有許多的可愛的處女，都戀一個婚過的或婚過數次的男人，這雖說是男人對不起女友，也是女友太不抬舉她們自己的身分了！』

所以我那次出走，並不是說我的前途，有什麼十分大的希望，不過我相信，只要一天一天的在智識上努力，總許有一線微微的光明。

我記得我正月從家裏逃往學校裏來的時候，真好像一隻迷途的小羊，我那時一想到那種無依的飄蕩，心境的悲哀，家庭幸福的犧牲，將來戀人的漂渺，不知一個人在床上暗哭了幾次，暗流了多少眼淚呢！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深深的慢慢的認識起來。我記得你有一次很嚴厲的同一我說，要我努力，要我向藝術的路上努力，到了現在，仍是依然故我，我那有不慚愧呢？

紅花落盡了，接着又是綠樹濃陰南風薰人的夏日。國家不振，滬案發生，學校裏提前放假，某君到上海來熱心國事，你有父母，你有兄弟，你有姊妹，你有妻兒，所以你就乘車返里了。你記得在你們動身的前兩個晚上，我們三個



在編輯室狂飲的情景嗎？那時覺得不算一回什麼事，現在想起來，却又是無窮的樂境了。人生幾度寒暑，這樣朋友天涯的勝會，能逢幾次呢？我和她暑假的密情，我在信裏面，也簡單地告訴你過，我相信，我十二分的相信，你看了這樣的消息，你一定是喜歡的，你一定是替我的前途抱樂觀的。我真的知道你。

荷葉衰殘的時候，你來了，她也來了。但我和她，就生了無數的風波，不似上期那曲清波了。

現在我和她的情形，雖說不是失戀，這不是失戀一樣的情景嗎？我現在所得的結果，是悲觀的末路，戀後的餘哀。我現在一想到我和她的過去的歡情往事，我的眼淚，還那裏有乾的時候呢！她寫了許多信來安慰我，她待我的那點真心，我雖說是永遠的感激，但對於我的精神溫柔的渴慕，還有什麼希望呢！你看到這裏，或者又要替我担心了。你担心，又有什麼益處呢！你放心，

我死是不死的。我死了，對不起死了的媽媽！對不起我的她。或者會因這次的刺激，加上一份努力，對於前途的成就，加上一點光明。

她近來或者也很悲傷的，你怎麼能夠安慰她，你要替我安慰她一下；她最近寫信來給我，說你很忠實，很了解她的態度，你同她談話，我想她一定是十分願意的。她的身體，看似似乎強壯，却也經不起風霜的欺凌，只要她安然的沒有病，安然的在那裏讀書，我也就好過一點。我們對於一個真心的朋友，是應該這樣的。

我畢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我這樣孤獨的生涯，真難受極了。一想到秋天的我們的羣居的生涯，令人生了無限的感慨！人的生活，不起波浪，寫不出東西來，太起波浪了，也寫不出東西來。你看我這次跳到黃浦灘頭，不僅是外表飄零，我的心靈的內部，不知起了許多變化，但拿起筆來，什麼東西也寫不

出，今晚這封胡塵的信，真是例外了。

我有點疲倦起來了。外面的風雨，落得怪淒涼的，電車又叫起過去了，天  
亮恐怕也不久了罷。我在未擱筆的以前，還有一句話。

「請你安慰她。」

大杰 二十的晚上

## 燕子龕殘稿

賀揚靈

他不知爲的什麼竟到南京去了。編輯室只剩得我一個人，汗流浹背的緊握着一枝珠筆，挨在棹子上點點十三經，圈圈四史，做那種朽骨縫裏揪筋的無聊事情。每當酒餘茶後，我照例的要從荷包裏抽出那本燕子龕殘稿來讀，總要讀到淌下了淚來纔罷，或許淚不湊巧，緊淌着不下，但是眼圈兒總要讓牠暈一暈纔了。最奇怪的，每讀到——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

這幾句，格外容易使我的眼淚淌下，並且格外容易使我的眼淚淌得多。淚，本來是鹽和水的和合物，值不得什那寶貴，流多滴少，究有什麼要緊呢？但是特別爲這幾句，格外這樣容易……奇怪千萬！

我有時搔首探出窗外問諸天，天公老是不語，只莽蒼蒼扳着一副青面孔向着我，做出那種冷酷的嘲笑，更叫我難堪得要吊淚！唉，奇怪，我究爲的什麼？這樣。我不能解釋，不能解釋，唉！我自己還不能解釋，又叫誰能解釋呢？這又何怨乎老天？！

我又奇怪我自己，爲什麼這樣一個二十零歲的大孩兒，居然有這們的厚臉皮，老是這樣無端的哭？我又奇怪這本書，世上買的人，千千萬萬，萬萬千，爲什麼他們讀，只讀得痛快淋漓，聲節稱好，一點淚影也流露不出？我獨這樣……難道他們的神經，都被麻藥膏醉了，任何刺激得厲害，也不能發生反

應呢？不是，決不是，假使他們要讀這本書，就是先花幾角大洋去買麻藥來吃；他們不是一壺裏水，又誰肯這樣慷慨解囊，幹這種沒便宜的馱事呢？假說是這樣，也一定是曾經讀過了這本書的人，先曉得這本書那樣感人，過後纔會想出這條麻醉的辦法。但是我又要問問：爲什麼初試者讀了，也不見得像我一樣的隕淚？亦許是初試者，於未讀之先，便已經請教了老手，先吃了幾頓麻藥呢？唉，誠如此，亦苦矣！則又何苦來讀？

我又想他們或許哭了，或許暗地裏哭了，也未可知。他們不是自以爲是大先生們的派頭，不願學那樣小孩子們的氣象，哭笑無端，惹人嗤笑呢？這樣暗地哭，當面哭，當然同是哭，同是流淚，同是嘗那別一般的心頭滋味，苦耶？樂耶？又何待言呢？但是，誠如此，這個讀了要暗地哭，那個讀了要當面哭，這樣鬧得普天之下的讀書人——傷心有淚不輕彈，知還不是傷心處——長

此以往，還得了嗎？不會教個個要害憂傷症，個個會做送殯的泣孃嗎？果如此，當今之世，自有有心世道者，爲健全人的心理起見，也應該把這本書搜焚淨盡；爲什麼這本書竟聲價了十倍，流行全國，板至於一而再，再而……呢？各報紙，雜誌上，還替牠大吃法螺呢？並有人罵胡適做的那本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不會把曼殊拉入場，是大不應該呢？呵，這不是了，那不是了都不是了。奇怪，我究竟爲的什麼？這樣，唉！我不能解釋，又誰能解釋，還是問諸淚吧！還是問諸淚吧！

## 長湖堤畔序

楊振聲

甚麼風雲水月花鳥蟲魚等等，並未會格外同我要好，使我歡喜他；也並未會格外同我過不去，使我討厭他。但是我見了風雲水月花鳥蟲魚等等，偏偏要歡喜他或是討厭他。此並非風雲水月花鳥蟲魚等等本身有何可喜可厭處，乃先生自家多事耳。也並非先生自家多事，實是生來不盲目，便不能不好好色；生來不重聽，便不能不惡惡音。再推至其他一切情感，都不是先生有心如此，只是個生來這般，不得不然。

既是生來這般不得不好不惡不動於其他一切情感，則因此好惡及其他一切



情感所發生之歌笑叫哭長歎低吟，正如蝦蟆小叫，夜鳥晨鳴，因境生感，有感斯動，也只是個生來這般，不得不然。

却說蝦蟆叫罷，小鳥鳴已，其傳情聲波，俱隨晚風晨霧，消歸烏有。在蝦蟆小鳥，亦更毫無所謂。而人們偏偏多所牽掛。既已歌笑叫哭長歎低吟矣；滿可放手作罷，不再管他。偏偏又要糟蹋紙墨，留作後患。既已糟蹋紙墨，留作後患矣；滿可於無人處，重翻舊案，再演一番歌笑叫哭也就罷了。偏偏又要妄災梨棗，嫁禍於人。這真是遠不如蝦蟆之大度，小鳥之忘情了。但是但是，假使蝦蟆小鳥中也出了倉頡，自象其迹，造出鳥文蝦蟆篆來，吾又安知小鳥與蝦蟆不晝日間搖頭鼓腹，咬文嚼字，弄出汗牛充棟的，經史子集來呢。反之，人們而如蝦蟆小鳥之單純無辜，吾又安知其不於有感時，跑到河濱，爬上樹頭，伸長嗓子叫兩聲就完事呢？總之生來這般，蝦蟆小鳥之毫無所謂，是個不得不然；

人們之多所牽掛，也是個不得不然。

這本合刊的小冊子，既因不得不然而有感，因不得不然而有言，又因不得不然而留作偶然聚集之紀念。那末，讀了高興呢，要謝不得不然；讀了不高興呢，要罵不得不然；因為我們大家，都只是不得不然而然的。十四年十月武昌

## 乞丐與文學家

賀揚靈

這幾個月來，我在此地，天天總覺得憂愁無聊。每當黃昏的時候，常一個人，獨自跑到抱冰堂前去散散悶。有時，手裏還挾着一本詩集，老是在那裏低頭，緩步，沉吟着。人家看見我這樣無時刻的喃喃不輟，總覺得莫名其妙，不以爲我是唸冥羅，便以爲我是發狂嘔；其實，我生來設有瘋過，也沒有死過，究爲誰要唸着冥羅呢？敝校裏的同學們，都說我是害了神經病；大路旁的小孩兒們，常嬉皮笑臉的揶揄我；但是我不願與之辯，亦不願與之計較；只是低頭，緩步，沉吟，自由自在着。他們——同學們——都不願跟我這樣的一個失常人

一塊兒去逛；然而我也孤高自賞，不願躡入他們遊隊裏去作同羣的鳥了。

昨天晚上，四處遊人都歸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蹲在抱冰堂門前一塊石頭上——胡思亂想。這時，半規上絃的月亮，已籠出掛在山頭上的樹梢，想不到遠遠地微風送來一片歌聲，很淒慘悲憫，動人聽聞；音節亦婉轉悠揚，饒有風韻。我聽了，很奇怪的；掙起身來，邁着步，向前追尋着，究竟是誰人在那里做這種玩藝兒？我就一直跑到抱冰堂的進門口，原來是一個跪在路旁的枯老焦瘦的乞丐在唱着。我蹣跚着脚步走到他的背後去聽，聽着唱的是！

「老爺太太啦，

討個發財錢，

貧窮討米真可憐！

飯又沒得吃，

衣又沒得穿，

可憐可憐真可憐！

接些陰功德，

留在兒孫前，

分錢不落空靈地；

快些打發我，

得我早回家，

買些柴米煮粥吃。」

我聽完了，禁不住大叫一聲「好！」

他大吃一驚，反面望着我，氣喘喘地說：

「先生，你不要做鬼把戲呵！」

我帶着微笑道：

「嚇了你一頓，得罪了！得罪了！但是，我要問問你：這個歌，是誰替你做成的？」

是我自己信口唱成的。

「奇怪！真的嗎？你有這種文學天才，爲什麼不去做文學呢？當今之世，歌詠艸兒花兒月兒鳥兒的先生們，能有幾首比得你這個討錢的歌上啦？音節，聲調，什麼都好，且俗而雅，並動聽的很，較之如今文壇上枯燥無味的詩歌，聲價又要高十倍呵！他們都在報紙上，雜誌上，大出其風頭，小出其雨頭；你爲甚還在這裡做五枝鬚（伍子胥）吹簫乞食呢？奇怪，奇怪！」

「先生，什麼叫做文學家，我都不知道；難道他們也要這樣的唱歌嗎？」

「不，不，他們不是像你那樣的，他們只要提起他們那枝秃筆，閉着門，翻

着書，靠在書板上，亂七八糟的抄襲一頓，湊了一篇稿子就花三分郵票，寄給雜誌上或報紙上去發表，等發表了，就有了好幾塊打那斯不翼而來了。那些報紙和雜誌的編輯先生，還要巴結他們做長來往的生意；那裏會像你這樣一天到晚，叫破了喉嚨，還是兩手空空，一名不文呢？去！去！你有這種文學天才，切不可跪在此地糟塌了。去！你快放下你手中那個破口藤箕子去做文學家好吧？」

「呵，先生，這個不要本錢的生意倒做得呢！但是我認不得幾個字，怎麼攪呢？」

「唉，不要緊！不要緊！如今做文學家的，多數是跟你一樣的識不得多少字呵！唉，你太多心了！」

「好！謝謝先生！唉，先生，如你這樣說，好在我先大人沒有叫我多讀書，多識字呢？不然，我那里有做今日文學家的希望呢？多謝先生的提拔，同時多

謝先生的義方訓！喂，先生，你或許亦是個識不好多字的呢？那末，我要拜你爲師——我要拜你爲師！」

「不敢當——不敢當！你拜我爲師，這亦是前傳後度，老少宗師的當然的了。」

「但我又要問問你：你爲甚天晚到現在，四處遊人都已歸去，還苦苦在這里叫老爺太太呢？你沒有看見了嗎？」

「先生，我原來是早打量回去，但是我看見先生身穿瀏陽夏布長掛，鼻架大毛眼鏡，腳踏翻布皮靴，手戴着金錶和金戒指，漫說不是人家的少爺爺，也許是人家的少老闆呵。這樣一個人，還肯不大發慈悲，救苦救難，施幾個銅錢，接濟我們這班貧民呢？」

「唉，你看錯了。我穿着那些三東西，都從人家偷得來的。我家裏只有幾斗薄田，幾間茅屋，飯還沒有吃，那里有如許的冤枉錢，來裝飾這個臭皮囊呢？你



要拜我爲師，但是你先要跟我偷慣了幾次人家的東西，學到了這門手藝，那末，做起文學來，更會鼠竊狗偷了。什麼詩，歌，小說，戲劇……都容易到手了。不然，先沒有這種修鍊，你偏強自去做文學賊；萬目睽睽，難怕沒有人發覺呵！一發覺了，就要……就要……」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就縐着眉無意緒地說：

『先生，拜你爲師，還要學做賊，這事倒有點難辦了。我如今已半世過了。我骨頭朽了，沒有像你們少先生的硬。偷人財物是挨打不得的；做文學賊，我臉皮薄了，沒有像你們少先生的厚，一發覺，是討罵不過的。你先生這樣會做賊，自然是賢人七十，弟子三千了，還少我那個弱殘的門徒嗎？喂，先生，你還是做你的賊，我還是幹我那種叫老翁太太的勾當吧！唉，先生，敬謝不敏，尤生！』

頓時我臉紅耳赤，掉轉尾巴開步就走了，但我仍聽得他仍繼續在那里老爺太太啦，討個發財錢……的叫着。

## 批評與創作

賀揚靈

批評是知識的產物，創作是天才的產物，各有相當的價值，並沒有什麼高下和優劣的差別。有的人，誤認創作或高於批評，或低於批評，這都是「知一不知二」的偏見。

今日中國的文藝界裏，批評與創作，常發生一種互不相容的現象，這固由於批評家有時偏見用事，一本自己的憎惡愛好以爲毀譽鬧起來的。尤其是一般批評家偏要造成一種恐嚇的方法，以爲非如此不能保障他們的尊嚴，以反對污辱的抵抗，這更是不應該的了。有許多人說批評是破壞創作的，這亦許有點理

由在呵！

我們批評人家的作品，宜推崇客觀的理智，同時又宜重視主觀的印象，方法宜嚴密，態度亦宜謙恭，這纔是批評家應有的正當精神，創作家固可不管一切，只努力去創造自己，建設自己，表現自己就行。批評家對他如何，他是可毫不戒忌的。

安諾德說：「真的創作的活動時代，是由批評的活動時代爲先導。」因此，我們又知道批評不但不是不破壞創作，並且是創作的先導，能使創作越加旺盛，假說一種創作能被批評所破壞，那末，這種創作，亦不是正當而有價值的創作了。

批評和創作，本來是互有關係的，假使批評沒含有創作家的氣息在裏面，則亦不能成其所爲文學批評。美國霍惠爾斯等曾說過：「在一切的批評當中，

大都含有創作力和獨創力，卻不會被批評力所限定的。」這句話，真是有見地呢。

真正能創作的文學者，他並覺得批評家是最不可少，於己是有莫大的益處，他的作品，常因批評家批評了一番，得所鑑別，改正，又能使讀者因他們批評的指示，曉得怎樣是優的文學作品，或劣的作品，免得多費時間和精神。這樣看來，批評家與創作家原是良師益友，有何互不相容的可言呢？

## 陶淵明的烏託邦

劉桂章

烏託邦，「Utopia」即理想世界。凡富於詩的精神者都自有他的理想世界：我們中國，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蘇東坡的睡鄉記，王無功的醉鄉記，……西洋如莫禮斯「William Morris」的烏何有鄉底消息，「New sfiron now here」巴特別「Buter」的愛理幻「Erehwon」穆耳「Thomas More」的烏託邦「Utopia」……這都是文學家的理想世界。要研究文學所以虛構世界外之世界，因為他們對於現實生活常抱不足，不得不把自己的精神，寄託在理想世界，另營一種快愉的生活。這兩層理由，都可道盡文學家的苦衷。在此地想研究

的，是陶淵明的烏託邦。

陶淵明的烏託邦，當然是他的桃花源，這是無可異議。先研究此老爲什麼要虛構他的理想世界？

(一) 對於現實生活常不滿足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打開歷史來看，正是晉朝混亂不堪的時候，內值小人禍國，外遭異族蹂躪，真令人傷心痛目！淵明所處的家境更是窮困極了。在他的作品裏，表現他的窮困地方也很多，如「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他的本傳上也曾說過：「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陶淵明所處的混亂污濁的時代，和困躓窮厄的家境，像這樣現實的生活，陶淵明能夠滿足麼？憂鬱牢騷，自然是意中的事。

(二) 使精神寄託於理想世界

陶淵明的現實生活，既是乾燥無味。自然免不了痛苦；他以為要脫離痛苦的羈絆，非有一個特別天地，寄身其中，精神斷不能得到安慰。於是他憑藉詩人的想像力，就虛構這樣優美的桃花源，將自己的精神，完全寄託於鳥何有之鄉，以前的煩悶，一切忘却，另組織一種美滿的生活，以暢遂他的人生。像這種樣子也可以叫做「超世的思想」。桃花源是淵明超世思想的寫照。大凡詩人，寧肯受物質上的損失，斷不受精神上的痛苦，所以此老雖忍飢挨餓，在所不惜，只要精神能歸宿在理想世界，也就可以快樂一世了。超世主義的好處，就全在這一點。

在前邊說了許多廢話，還沒有說到桃花源的妙處。今日把桃花源的原文引來，讀者們，自能「宛然如在桃花洞口逢」呵！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



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陶淵明這篇作品裏頭，描寫人物風景，……無不生動流麗，何嘗不是一篇絕妙的小說呢？至如紅坡綠澗，茅舍阡陌，空山嬌艷的桃花，曠野疊翠的簞簞……在在都使人滌盪塵襟，也何嘗不是靈空的仙國呢？

究竟陶淵明的隱衷，何盡在此？桃花源不過是他想像的空中樓閣一般的安樂國，藉此精神有所歸宿，人生得以慰安罷了。何必以小說的眼光，仙人的異境，強去附會他呢？我們應該研究桃花源爲什麼能以安慰他的人生，寄託他的精神？在淵明的作品裏，可以尋出證據來。

五柳先生傳上說「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與子儼等疏上「常言五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從此可知，陶淵明尙想過那上古時代的快樂日子，桃花源上所描寫的「相命肆農耕」，「怡然有餘樂」，這一般的田家樂，就是他那一種理想的表現。

照這樣理想中的優美生活，才可以使他滿足慾望，他也知實事上一時不能做到，精神上不能不在這靈空中尋一點快樂，所以他把他的精神寄託於理想世界者，也就是這個意思。

陶淵明對於現世生活概不滿足，自然少不了煩悶痛苦。何以他生平「心有常閒」，並不感到什麼憂愁？因為他另外還有幾位親愛的同伴，能夠使他常常愉快。他的親愛的同伴，不僅是靈空的桃花源，此外的詩酒，也算是他唯一的同伴；詩可以發洩他的愁悶；酒可以散除他的憂痛；烏託邦也可以安慰他的精神。此老要是沒有這幾位同伴，恐怕他生平難免掉更大的痛苦哩！

烏託邦，是文學家都有的，其所以安慰精神也是一樣的，不過爲利祿所熏淘的文學家，他們幻想的烏託邦，就沒有什麼價值。我們中國像邯鄲南柯之夢，何嘗不是烏託邦？因爲他表現的，都是功名富貴的事，往往令人看到，不

起什麼優美的思念；若與陶淵明的桃花源，比較起來，真是有天壤之分。說到這個地方，文學家的烏託邦，與他的品格思想，却有密切的關係。陶淵明的品格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占什麼位置，可用不着我再去贊揚他。所以說，非有此老這樣品格思想，斷沒有那樣高尙的烏託邦呵！

## 覆錢玄同書

黃侃

侃拜首中季足下，離別數歲，遂闕書題，而交情故未沫也。忽捐手札，藉知與居平善，良慰中懷。承詢「願」「知」古無輕唇之說，因檢亭林五書，殊無滿證。不知爾日講堂口授，何以致差。抑或因仍舊言，未加覆覈。今蒙舉正，何敢護前。當屬累旭初爲我刊定於華國耳。自南歸以來，意思衰頹，無意求名。縱復涉覽書記，只供口說之用，敢著述乎。惟於六書假借之理，爾雅名物之由，漢師讀音之例，廣韻分布之故，粗有所明。而稿本凌碎已甚，曾當寫其梗概，以乞教耳。都下之遊，良不可忘，何時復與足下閒行林樾間，溫言道古乎，思之悵惘。書不盡意。卽問著祺不備。

## 觀生居日記摘抄

熊十力

今春自魯返鄂，精神頹靡，既未作書，又不曾讀書，悠悠忽忽，遂度過半年。思之愧汗。然徒悔無益，悔而不改，則危殆愈甚，將無一毫向前之勇氣而迫於死道矣。繼自今已往一切得失境事，都放下勿復追問，唯從現前一念努力，即此一念引發未來，嘗放於日新自得之場，再造之幾，在我而已。

昨來一教徒，與之談久，及送彼出門，却思自己所言，無一有意味語，思之極不自堪。與俗人交，只有寡言之一法，寡言又必自己返照得力，勿任彼俗情所牽，方不至隨順而流猥鄙之詞。稍一鬆懈，則爲俗氣感染，而失其平日之

所持，危矣哉！凡教徒，鮮不頑鄙勢利，度有再來，勿輕與之接也。雖然，天下頑鄙勢利者，豈止教徒？吾人不能常葆其天明，則日常晉接，無往而不遊於羿之殼中已。君子於世，所可自處者，貞而已矣；貞者正而固也，任萬變之紛乘，吾心自有至正之短，堅持而不可移，歷死生，得喪，毀譽，榮辱，成敗，憂喜，而吾心之所持恆自若，不隨境以俱遷；有逸休之美，無勞拙之患者。（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二語至精，凡夫所不省。）其唯貞乎？

忠信篤敬，蠻貊可行，理之常也。子畏於匡，在陳絕糧，事之變也。然微服絃歌，仲尼之心，不爽其所持之正，固歷常變而無敢貳矣。凡期望人太切者，其失望必過多；失望過多，而無以自堪，則反厭人，於是而人已皆病。孟子曰：天下之言，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大哉言乎！歸斯受之不強受其所不歸，抑虛心以受天下之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心存乎濟，

物而不必于物，方可爲羣物之所托命，菩薩攝化衆生，隨種種機，說種種法，尼父教人，因材施教。（仲尼弟問仁。其所以答者各異。）己則執一欲以加物，強聒而不括，屢遇而不異詞，墨翟所由未宏，其道亦以終斬也。



# 秋雁集

一九二八，八，初版。  
一九二九，四，再版。  
定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匯費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著者 藝林社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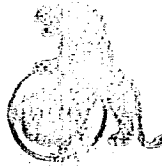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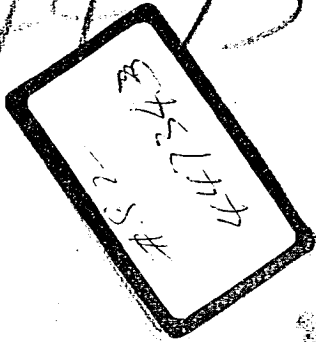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青蓮坊C字第七十三號

特約  
分發  
行處

北平：大東書局  
南京：文化書局  
廣州：大東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汕頭：中華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開封：豫都文書局  
天津：直隸書局  
星洲：上海書局

#82

44734B



1-2-5

1